

編行國際時事叢書旨趣

國際時事叢書是中山文化教育館所出版的各種叢書之一。顧名思義，它無非是要想幫助讀者，使對那日趨緊張的世界局勢和那日趨複雜的國際關係，能獲得更真切更具體之認識和了解。在這一點上，本叢書底目的和本館出版的時事類編半月刊完全相同。我們起初原想稱它爲時事類編叢書，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但是我們畢竟未稱它爲時事類編叢書者，其故有二：第一，我們恐怕讀者誤會，以爲本叢書是由時事類編已經發表過的材料湊集而成。其實，本叢書的各冊都是選擇世界各國關於國際時事之第一流新著，特約國內專家從事逐譯或改編而成的。它所採的大都是原始資料，這種資料非但是國內刊物上不會披露過，而且

是國內讀書界所不易得到的。第二，本叢書和時事類編的性質究有不同。時事類編的取材大都以國外的雜誌報章爲對象，本叢書的取材却是以國外的專門著作爲對象。時事類編注重的是介紹目前世界上的種種動態和國際間的輿論情形，本叢書所注重的是記述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和討論國際間的重大問題。比較地說來，時事類編是富於時間性的，本叢書却是具有永久性的。

本叢書雖名國際時事叢書，但我們對於「時事」二字一向是取廣義的解釋。我們不僅注重國際政治經濟的演變；舉凡世界文化學術上的思想潮流，其勢力足以左右或影響國際局勢者，都在我們介紹之列。對於這點，我想愛讀時事類編的人們大都早已明白。

本叢書的範圍既廣，我們搜集材料自不能不從多方面着手。原書的作者有的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的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有的是崇拜法西斯獨裁的，有的是醉心民主代議的。但是，我們對於這些却無所容心，無所顧忌，因爲我們所要採取

的祇是原書裏面的客觀事實，而不是原作者的主觀見解。我們在逐譯或改編的時候自須儘量地避免那些主觀的見解。這事有時雖難完全做到，但我們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必當悉力以赴。如在本叢書的讀者都是智識分子，對於那些是客觀的事實和那些是主觀的批評，自有其鑑別的能力。這事似無需乎我們過分的擔心。

現在坊間關於國際時事書籍的出版日有增加，我們這部小叢書未必說得上有什麼特殊的貢獻。不過我們也不敢妄自菲薄。我們仍必努力在搜集原始資料上做工夫，儘量地將世界各國的名貴著述和稀珍資料介紹過來，以供國人的參考。其次，便是我們必依然保持我們在時事類編裏一向所持的態度，着重客觀的忠實的事實，避免主觀的批評的見解。我們底目的，前面已經說過，祇在幫助讀者使對世界現勢和國際關係能得較直接真切的認識和了解。我們決沒有要褒揚某種主義、某種思想、或某個國家的意思。我們也沒有要貶斥某種主義、某種思想、或某個國家的意思。這是編者於本叢書刊行之始，不能不鄭重聲明的。

本叢書現已開始與國人相見了。編者希望它對於國內的讀書界能有它一份的貢獻。

梅汝璈

一九三七年，於中山文教館。

譯者前言

法國人民戰線的勝利，不但引起歐洲驚訝，且引起世界的注意。本書作者道海(M. Thorez)是法國下院的議員，是促成法國人民戰線的有力份子之一。本書簡明扼要，從統計數字和歷史事實上敘述牠的發展經過，用經濟的篇幅寫出偉大的運動，好像是浩蕩江河的一個鳥瞰。

本書共分四部，第一部敘述法國人民戰線的遠因——經濟危機，第二部寫牠的近因——法西運動，次之敘述法國人民戰線的發展經過，最後是結論。法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同，因資本主義的發達，乃有過度生產與消費力的不調協，工業活動力減少，失業人數加多，一般的消費力降落，工業品無銷路；農業上所用的器具及肥料價格昂貴，農產品無出路；工人農人生活困難，而財閥還要圖利，在工資和物價上榨取，一切經濟大權都操縱在財閥手中，小工廠小商店或倒

閉，或被兼併，工農和中間階級感受無限的痛苦，乃謀求出路。資本家欲挽救危機，怕工農大衆的革命行動，乃資助反動份子，作法西運動，以爲危機的原因是議會，左派官吏，而救濟方法是模仿意大利的組合，本書第二部即敘述法西運動的始末。因法西運動而有反法西運動，於是人民戰線發生了。人民的主張是認爲經濟衰落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組織的弱點；要獲得全體的安寧福利，只有從根本上改革。本書第三部即描寫人民戰線的發展和牠的計劃。

本書中敘述的事實皆限於法國。中國國情既與法國不同，而中國地位，如三民主義中所說的，是次殖民地，中國的革命計劃是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但我們不妨處於客觀地位，研究別國，了解別國，明其得失，以作參考。本書的介紹就是想讓我們多了解別國情形。

目錄

譯者前言

第一部 法國危機的影響概觀

第一章 法國的社會階級——工人	一
第二章 農人	七
第三章 資本家與中層階級——法國財富的分配	一四
第四章 社會組織——統治階級	一七
第五章 工業的寡頭	二五
第六章 銀行的寡頭：法蘭西銀行	三一
第七章 危機的概觀	四六
第八章 農業的危機	五一

第九章	工業的危機	六〇
第十章	金融及工業寡頭如何在危機之下鞏固地位	六八
第二部 法國的法西運動		
第十一章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	七七
第十二章	法西聯盟會的組織	八七
第十三章	鄉間的法西主義	九七
第十四章	天主教給法西主義的幫助	一〇三
第十五章	法西聯盟會的目的	一〇六
第三部 反法西戰爭——人民陣線的興起		
第十六章	共產黨對法西暴動的回答——二月九日	一一三
第十七章	二月十二日的總罷工	一二七
第十八章	共產黨為工人階級聯合的戰爭	一二〇

第十九章	人民陣線的興起	一二六
第二十章	人民陣線的勝利	一三五
第二十一章	人民陣線的政綱	一四〇
第二十二章	爲工會統一的戰爭	一四五
第二十三章	統一憲章	一四九
第四部 前途的展望		
第二十四章	經濟改造的計劃	一五九
第二十五章	法西的計劃	一六一
第二十六章	新時代計劃	一六八
第二十七章	反法西計劃	一六九
第二十八章	展望——結論	一七八

第一部 法國危機影響之概觀

第一章 法國的社會階級——工人

法國的人口，在過去數十年間很少變動，現在還是四千萬。不過經濟的政治的發展使人口內部發生了相當變化。一九一四——八年大屠殺及其惡果，工業發展，技術進步，新的生產方法；戰後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特殊社會現象；以及國際關係的解體，一九三〇年後使法國根本動搖的危機——這一切的因素使法國社會結構發生廣大的改變。

要明白法國社會及政治生活的主流，以及各種分裂法國的勢力使法國走什麼方向，第一須對於法國現有的各社會階級作客觀的研究。法國最近財富分配情形

的效果，也須加以分析；然後再研究法國的社會組織，表出牠內部的機構，並研究法國的真正主人們——他們握有報紙，並由此而操縱輿論，他們把持全國的財富並設立各種暴虐的統治，這是這時代所特有的。這樣把法國社會作了直的研究之後，我們再研究牠在危機襲擊下的變動，對於各面的危機我們皆加以概述。然後我們再研究過去兩年的政治，這兩年在法國歷史上以及對於法國的將來皆很重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了解引起法國社會鬥爭的原因，並了解各種對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勢力的內容與力量。

法國的主要人口是二千一百萬男女，包括一千一百萬僱工，而其中有六百萬是工業的工人。此外，有八十萬書記，七十萬家庭傭工，以及他種工人，法國工人的總數在一千三百萬與一千四百萬之間。

這些工人們嚴重地感覺到危機的影響；其形式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工資減低，一方面是失業。

根據官方的統計，法國自一九三〇到一九三四的工資減少是：織工的少百分之十二，木瓦匠的少百分之九，其他工人的少百分之五，針線業女工的少百分之五至十。一九三〇——四年巴黎區機器工廠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至七。煤礦工人的少百分之十二。一九三四年電力工人的工資較上年減少百分之五。

官方材料表示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農業區的工資，減少百分之十，產酒區的工資減少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後面這個數目對於一切的農業工資或許更爲正確。

勞工部在關於一八九八年工廠危險法的報告中，指出在實行此法的各工業部門中，一九三〇年付出的工資是八六、〇〇〇百萬法郎，一九三二年是七三、五〇〇百萬法郎（降低百分之十四），一九三三年是七一、五〇〇百萬法郎。

鑛部的統計指出一九三〇年各鑛業的總工資是三、七〇〇百萬法郎，而一九三四年是二、三〇〇百萬法郎——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八。

政治經濟評論雜誌估計，在一九三〇——四年，工人的總收入降落百分之廿四，若只算工商兩界的工人，則降低百分之三十三以上。

僱主將危機的負擔推給工人，他們以為工資減少是根据官方統計生活費的降低。這類統計一點也不合事實。各地生活費指數，是以一家四人為計算標準，指出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四年之間，生活費指數平均減低了百分之十七。這個典型的預算表以食物佔百分之六十，房租佔百分之十，衣服佔百分之十五，熱與光佔百分之五，其他費用佔百分之十——牠的錯誤是常常發現的。這種預算表是空想的，不合日常生活的實情。

他種統計指出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四年之間，生活費降低百分之十一。無論真象如何，工資的降低超過了生活費的降低，而資本主義危機的打擊是在工人的身上。

資本主義政體對工人的另外一種不幸，而且範圍更廣大的，是業失。在一九

三〇與一九三五之間登記的失業工人自十五萬增至五十萬。較之英國，這數目似乎不大，但在法國許多工人得不到任何失業津貼。部分工作的人，他們人數很多，以及有一小塊土地的人，在家庭中工作的人，從無職業的人，某種外國人，都沒有失業津貼，真正的失業人數至少有官方統計的三倍。

法國沒有國家失業基金。救濟金是由地方參事會發給，他們從政府方面及地方當局獲得津貼。發給的數目是很少的，單身男子每天自七至十法郎；有三個小孩的家庭每天二十法郎，這是最高額。

工人在註冊要求失業救濟金之前，要經過長期的部分失業。在法國北部大工業區有半數的人是部分失業的。官方統計，指出在一九三四年，工業工人只有百分之五十七平均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時；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牠的百分數從六十降到十二月的五十三。

在一九三五年，這個傾向更明顯。部分工作的人數加多，同時每週平均時間

減少，每星期工作三十小時以下的工人是加多了。主要的這類工業是鑛業、建築業、紡織業及皮革業。

第二章 農人

在路易非利浦（一八三〇——一八四八）王朝之末期，法國人口是三千五百萬，其中城市人口有九百萬，鄉村人口有二千六百萬。一九一一年，人口三千九百五十萬，城市人口加到一千七百五十萬，鄉村人口減到二千二百萬。戰爭使這個比數更低，有三分之二的亡兵是農人。此外還要加上自鄉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他們想離開鄉村而在城市尋得固定的工資和更好生活的機會。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有九十萬鄉村工人流入城市及工業界中；在一九三〇年光景，城市人口的增高曲線在二千萬的地方遇到鄉村人口減少的曲線，法國人口於是分成兩個數目相等的團體。

但這個傾向仍繼續着，且被危機加速進度，將來當然也是如此。法國正在追隨英國的步履，英國的鄉村人口只有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工業工人的增加，農業

人口的減少，使法國整個的前途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在路易·波納巴特的霧月十八日中說道：

「小農的人數很多，生活情形又相似，但沒有互連的關係使彼此聯結。他們的生產方法使他們彼此孤立而不能互相發生關係。法國交通方法的不發達，農人的貧窮，加深了這種孤立。耕種一小塊土地，無須分工，也不用科學方法，也沒有發展的變化，技術的分工，或任何社會關係的充實。每個農家幾乎是自給自足的，牠自己生產大部份的消費品，於是使生存的方法依靠和自然界的交換，而不依靠和社會的交換。一塊地，一個農人，和他們家庭，旁邊是另外一塊地，另一個農人，另一個家庭。許多這種家庭合成一村，許多村合成一區。於是法國大眾是同樣單位的集合，有如一個裝山芋的袋子成爲一袋山芋。千百萬農人生活在那使他們的生活模式、利益、文化與其他社會階級不同的經濟情形中，他們自成一階級。但唯一連繫農人的關係的，是他們住在同一地區，他們的相似利益不使

彼此之間產生社會關係，不產生民族統一或政治組織，在這方面，小農們又不成爲一個階級。這是他們不能保護自己利益的原因，無論是由於議會或國會。他們不能代表他們自己；他們須被別人代表。他們的代表必須同時好像是他們的主人，在上的權力，絕對的政府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別的階級欺凌，從上面給他們恩惠。因此小農的政治影響的最後表現是社會在行政權之下。」

這是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農民情形。現在，儘管農人有了損失，人數減少，他們仍然是法國人民的基本大眾。不過七十五年的經濟進化，資本主義的鄉村的侵入，深深地改變了鄉村的社會關係，改變了農民的特質。

一九二六年的人口統計指出在二千萬農村人口之中有八百十三萬是活動的農民，其中五分之三是男子。除去小孩，老人，專做家事的婦女，法國活動人口的總數是二千一百萬。

這八百萬農人不是同類的。將近三分之一是僱工——農業的工人——，三分

之二是自家有地的農人。後者當中有一百三十萬人是佃農。於是農人的組織有如下的情形：

四百萬自耕農，其中一半做自有的地，一半做別人的地；

一百三十萬佃農，情況甚苦，因危機而更貧困；

二百七十萬農業工人，極為勞苦，沒有組織，全憑僱主處置，沒有權利獲得任何失業救濟。

我們現在再看農業土地的分配。據說法國是小農地和中型農地的國家。事實上，巴爾扎克(Balzac)一百年前在農人(Les Paysans)中所驚異地描寫過的土地情形還是存在，不過土地的分碎較為和緩而已，在另一方面大地主開始出現，而在過去七十五年之中甚為發達。

大部份的大地主是舊政體中貴族的後裔。

在別的國家，大土地是資本家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去耕種；但在法國，有大土

地的貴族是把土地租出去，他不想用機器去耕種，或者是由於積習難改，或者是因為無資可投，耕種的方法仍是古舊的。

在社會階梯的底層是農業的苦工，他們全沒有土地。在上的是一百萬農人，包括種園地在內，他們的土地不過一類 (Hectre)。在頂上的是大地主，有一半土地是他們的；其中有七十萬地主的土地平均有二十類。

大地主的發展如何呢？過去的革命並未阻止大地主的產生，却適得其反。資本主義是不是減少小地主而產生大地主呢？在一八四八年，百分之三十六的土地屬於十八萬地主。在一八九二年，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屬於十四萬地主，各在四十類以上。這是最後一次農業調查的年度，從此以後，這個情形繼續不已，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地主的土地更加擴大。

法國現有五百五十萬農業地主，其中土地面積在四十類以上的佔百分之二，他們的土地佔全體的百分之五十；在十至四十類之間的佔百分之十三，他們的土

地佔全體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百分之八十五的小地主分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

農業工人的生活是什麼情形呢？是痛苦的生活。農業傭工的工資是各地不同；有的地方七千法郎一年；有的地方只有一半；他們住的地方是廐角倉邊。僱主夏天到集市上去僱最合用的工人。工作情形和生活情形都很壞。許多工人在冬天失業。在香港酒區，因為工作不固定，許多人家不得已而過四百法郎一個月的生活。

在這里沒有家庭津貼，也沒有勞資仲裁委員會——在這種問題發生時，地方官便是仲裁者。特殊的立法使農業工人沒有權利去享受社會保險法。很多的農業工人被當作平安的工人，他們不得享受法定的危險津貼。

八小時工作法不實行於鄉間，農業工人往往只睡在牲畜旁邊的草上，起碼的衛生需要是享受不到的。

小地主情形如何呢？他們好一點嗎？當然他們有一塊地，這是他們在社會中

的救生圈，這個社會要沉沒他們，處處給他們威嚇。他們漸漸地明白他們的敵人是買農具和肥料給他們的托辣斯，是操縱麥價的磨坊托辣斯，是使小地主不能決定物價的大資本家競爭者。他們看見他們的敵人是拿去他們利益的中間人，是使他們破產的投機者，是使他們貧窮失敗的大規模生產者。

農業的小規模生產者，正想聯合起來，反對操縱他們的無名的金融寡頭。

第三章 資本家與中層階級——法國財富的分配

研究法國財富分配的初步材料，是關於繼承稅的文獻。

成人每千個死亡之中，毫無遺產的是三五五人，遺產在二千法郎以下的有一六〇人。因此，一半以上的法國人，死後是沒有財產的，即有也極微少。

在其餘四八五人之中，有一九〇人的遺產在二千與一萬法郎之間，

有二一〇人的遺產在一萬與五萬法郎之間。

七〇人的遺產在五萬與二十五萬法郎之間。

遺產在二十五萬法郎以上的只有十五人。

根據這些數字可以得到如下的結果：

在法國每千人當中，三五五人毫無財產。

其他三五〇人的財產各在一萬法郎以下，這一羣人的財產佔法國私人財產總

數的百分之五。

二八五人的財產是自一萬至五十萬法郎，他們的財產佔全體百分之五十五。最後，每千人中只有十個人的財產在五十萬法郎以上，他們財產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

從各方面看來，資本家是少數。法國有多少百萬富翁呢？即是說他們的財產有一百萬法郎。有十萬個人是百萬富翁。在這十萬之中，有一萬人的財產在五百萬法郎以上。一九〇五年帝俄時代有一萬個頂上層的人，現在法國也是有一萬人。這一萬人是法國的金融寡頭。

這個極有力的金融寡頭，正和封建統制者爲他們自己設置家臣一樣，也能從中層階級招募一羣家臣，並指揮他們反對納稅，反對民主的改革，反對共和的國家政體。他們怎麼能夠如此呢？資本主義的政體自有牠的方法。有八百萬到一千萬的流通證券的主戶——他們當中四分之三的人有法國國家公債券，或國家担保

的證券——因經濟利益而和資本主義的金融寡頭發生連繫，並且受金融寡頭的意識影響。退休的小商人把儲蓄存在里昂信用銀行（Credit Lyonnais）或聯合銀行（Societe Général），和銀行的利害發生關係。靠國家公債利息而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命運依靠能升降公債價格的財閥的人，皆必須服從金融寡頭。法國中層階級問題是因此而產生的。

第四章 社會組織——統治階級

中層階級的學說是「常識」和「快樂的中層」政策，他們傳統地支持第三共和國，並且是激進黨的選舉基礎，他們的數目和社會的及政治的地位，在一八八〇——一九一〇之間，日漸增高。活動的部份，即是城市中層階級，在一八八〇年有四百萬人，在一九二〇年已增為六百萬人，一九二六年仍是六百萬。在大戰之前，法國的中層階已達最盛之點。戰爭給他們第一個打擊，後來又是戰後的經濟困難打擊他們。

在一九三〇——一九三六這個危機之中，資本的集中更形發達，小資本家更加勢弱而崩潰，他們在這個時期要重行更改所屬的社會階級，他們在這個時期要改變他們的意識。

整個的中層階級消滅了。在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二之間，小商人減少了十萬。

担負四七、〇〇〇百萬法郎之稅的是下部中層階級和工人。

雖然所得稅的統計只發表了關於這個危機的前數年的情形，但也足夠表明事象。在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二之間，收入在一萬法郎以上的人，從二百五十萬減到二百萬以下。有六十萬人，即是付所得稅者四分之一的人，他們的收入降落在一萬法郎以下。

這六十萬個納稅的人消失了，同時，那些納稅的人的收入也一般地降低。納稅的收入在一九三〇年是七五、〇〇〇百萬法郎，而在一九三二年便降到五五、〇〇〇百萬法郎。收入不及三萬法郎的人，即是中層階級，他們的人數降落最顯著。

在一九三〇年，收入在二萬至三萬法郎的納所得稅的共有五八二、〇〇〇人，他們的總共收入是一八、〇〇〇百萬法郎。但是在一九三二年，他們的人數降落到三一三、〇〇〇人，而總共收入降落到九、五〇〇百萬法郎，即是降落將

近百分之五十。這個納稅的團體，即是收入在二萬至三萬法郎的人，最能代表中層階級，他們的收入減少一半。

在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二之間，收入在一萬至二萬法郎一年的納稅人從一、三七六、〇〇〇降落為一、三〇九、〇〇〇人。他們的收入從一七、〇〇〇百萬法郎增加到二四、〇〇〇百萬法郎，這是真的；但這是因為二萬至三萬法郎的收入者人數減少，他們降入這個團體，且同時，這個團體的下邊的人又消失了，他們的收入降落到一萬法郎以下了。

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這個傾向還確實繼續存在。

同時，這個統計還供給了關於危機使中層階級內部分化的材料，並且還表現了法國社會發展的另一方向，我們在後面討論的：三十萬人的總共收入是二三、〇〇〇百萬法郎，而一千四百萬以上工人的總共收入是一〇五、〇〇〇百萬法郎。這個總數包括高級公務人員，工業及交通業的管理員，以及其他屬於領取工

資及薪金的人，他們是不能和工人相比的。在一九三二年，他們有三八〇、〇〇〇人，而總收入是一五、五〇〇百萬法郎，這應該從上面一〇五、〇〇〇百萬法郎中減去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進化是在法國發生了。下部的中層階級降為工人階級，他們不入工廠即要崩潰，而工廠又無工作給他們做，他們永遠為明日而憂慮，為貧困而煩心，引起他們懷恨與激怒的情緒。危機使他們的生活沒有安全，沒有前途。從前，下部的中層階級，雖然生活程度與工人階級相差無幾，但他們的前途、利益、情緒、及生活方式仍與工人有別；他們總是向着大資本家去看，從他們獲得領導的觀念，並以他們為模範。他們做了大資本家的緩衝階級，大資本家榨取他們，而從富足的桌上掃下一點麵包屑子給他們，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獨立與社會地位——他們是大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緩衝階級。現在危機使這種偽詐不能繼續了。有股票的人遇到了崩潰，商人被大企業壓迫，投資的人被經濟的欺

騙弄得崩潰，工程師沒有工作，律師無人委託案件，畢業生無業，建築師無屋可建，醫生沒有病人，學生沒有前途，在資本主義的大學校生產過賸的知識份子像生產過賸的貨物一樣，要拋到海裏去毀滅——大資本家使他們貧困失望，他們如何能覺得和大資本家利益一致呢？

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就是說，只有形式上的民主。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在他的傑作企鵝島 (L'Île des Pingouins) 中諷刺地說道：「自君王的權力中逃出以後，宣稱了三次自由以後，法國又屈服於金融公司，牠控制全國財產，並收買報紙，而操縱民意。」傳統的專制君王失勢了，但資本主義的政體在法國產生了一個有力量的財閥政治，他們是法國命運的不露面的統制者，他們是商業的寡頭政治，對人民大眾不負責，本身有各種權力，而選擇自己的繼承人交付這些權力，這是控制二百個金融及工業公司的二百家，這些公司駕凌其他的企業。

「生產集中，於是有專利，銀行與工業共同生長：這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也是牠的意義。……在貨物生產與私產之下，資本家專利的優勢，必成爲金融寡頭的優勢。……關於金融寡頭之統制的事實是奇怪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法國，特別是德國，有許多文獻批評並非難這種統制——自然地是從小資產階級出發點來批評的。」（列寧著帝國主義第三章）

列寧說到工業的集中及其所產生的專利。這個進化，馬克思在大公司的大發展之前，早就預見到了，牠經過了十九世紀的下期，在現在更加顯著。

危機更使這個歷程深刻化。

法國有一個激進的作家李斯（Lysis）在他的反法國金融寡頭（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中說：「二百家控制全國，而結論說「法蘭西共和國是金融寡頭政治，」而這個金融寡頭政治「控制報紙與政府。」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和專家當然是小心地遮藏產生這個金融寡頭政治的機

構，牠的行動，牠的合法與不合法的收入，在商業秘密內的計策，牠與國會的聯繫，牠壓迫政府的方法。科學的觀察者，若作公正的分析，一定要深究這個政體的源流，這個中心的指揮總站，和連結各方的這個制度的線索，以及法國真正統治者發號令給官方的途徑。

這些統制者是誰？法國現在有五萬個股份公司，此外還有數百個私立銀行，以及數千個保存私立形式的公業團體。他們真正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是在中央指揮站呢？在金融方面，有三十多個公司；在鋼鐵業方面也有三十多個公司；二十多個煤礦公司；三四十個電力公司，二十個保險公司，十個化學生產公司，十個水及煤氣公司；最後是大鐵道公司。一共有二百個公司控制一切的槓杆，集中一切的財富與權力在他們的手裏。集中的歷程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相似的：在美國，根據羅斯福的言論，有六百個公司控制全國三分之二的工業，其他三分之一屬於一千萬個小商人。

假若我們去看工業本身，我們在那里也找到有增無已的集中。自一八八〇年後，工業僱主的人數即減少，雖然公司的數目減少，其重要却增加。在五十年中到一九三〇年，工人的總數目加了一倍。工業方面和銀行方面一樣，有了控制的寡頭政治。列甯曾經說過大工業變得更加集中而有權力，與銀行連絡，銀行取出民衆的儲蓄，而以資本供給工業。

這些受銀支持的大工業在價格及保護關稅方面從政府獲得實際的利益，最有特惠的公司甚至於能夠從政府方面獲得防備破產的保障。

與這個寡頭政治相對立的，是小的合股公司，一百萬以上的小僱主，和獨立工人，他們是競爭的犧牲品，被危機引起的崩潰所威脅，——大銀行和工業能夠毀滅或收買這個小企業，而完成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肅清」工作。

第五章 工業的寡頭

我們現在對於大工業家作一點更詳細的研究。第一個是鋼鐵會（Comité de Forges），這是僱主聯合會中最老的，自一八六四年即存在。牠有二百五十個鋼鐵公司，其中包括六個重要的公司——德文德公司（de Wendel），馬賀公司（Mairie et Homécourt），顯來代公司（Schneider），郎桂公司（Longwy），代昂公司（Devain-Anzin），及東北公司（Nord-Est）——並生產法國四分之三的鋼鐵。這些公司的資本總數是八、〇〇〇百萬法郎，而債券還在外面。在繁榮年代，利益是四、〇〇〇法郎；此外還有未公佈的利益。這個團體榨取上萬的勞工。鋼鐵會由三十個董事管理，其中之一出席法國生產總聯合會（Confédération Generale de la Production Française），代表鋼鐵業。

德文德是工業與銀行資本混合以及彼此密切合作和互相連結的例子。他是鋼

鐵會的會長，他是法蘭西銀行的董事之一，他又是巴黎聯合銀行 (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 的董事之一，又是兩個大保險公司的董事，一是天意公司 (Prvidence)，一是總轉保公司 (Réassurance Général)。

德佛格 (Marquis de Vogne) 是另一個例子。他也是一個鐵廠主人，法蘭西銀行的董事之一，又是里昂信用銀行的董事，一個化學公司的董事，三個保險公司的董事，巴黎馬賽鐵道公司的董事，蘇彝士運河公司的董事，又是馬賽電力公司的董事，這個大企業家在鄉村方面作法西主義運動的活動，又是法國農人聯合會的會長。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工業組織是煤鑛業總會 (Comité Central des Houillères) 成立於一八九二年。金屬採鑛工業聯合會 (Union des Industries Métallurgiques et Minières) 包括五金工業及採鑛業，成立於一九〇〇年。船業總會 (Comité Central des Armateurs de France) 成立於一九〇三年。

大戰之後，在一九一九年，工業僱主決定成立一個聯合的團體，調整並更有效地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並更有效地壓迫政府。這個團體就是法國生產總聯合會，包括一千五百種僱主的團體。這個法國生產總聯合會表現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為集中權力的奮鬥，同時，由於獲得能夠操縱政府的地位，而尋找有利於他們的帝國主義時代的矛盾的解決。

這個聯合會分為三十種部門——鋼鐵，鑛，船，化學品，紡織，保險等業——還有特別的團體加入，例如：化學工業聯合會（Union des Industries Chimiques）在一九二〇年加入，毛織業總會（Comité Central de la Laine）在一九二二年加入，絲業聯合會在一九二三年加入，保險業聯合會（Comité Général des Assurances）在一九二五年加入。這個總聯合會開始是一千五百種團體，在數年之內即增加為二千五百。在組織上這是相當的成功；在大戰後十年之內法國僱主們在這方面所做的比他們在大戰前五十年間所做的還多。他們所建築成功的是一種真正的戰鬥

機械，僱主們明白他們的階級利益，想藉此而獲得不可動搖的地位，並且在大衆鑒於俄國革命而想推翻他們的地位時，更加強他們的優勢。

這個組織究竟包括多少法國的僱主呢？紡織工業的僱主聯合會有三千僱主，而其總數則爲三萬，不過這三千人僱用了紡織工人全體的五分之四。事實上，我們可以說這個聯合會聯結了所有的真正的僱主，牠的總部在巴黎梅生路(Rue de Messine)每月開會一次。法國的僱主階級把影響政府而對他們有利的工作交付這個最高執行會去辦。

在一九一九年，總聯合會會長對於該會的功用會有一個定義如下：「我們不再限制我們對於保護各自工業之日常利益的努力。這個責任使我們領導國家恢復了對於實際情形的真正認識，並喚醒輿論——這個輿論說話而且動作，因此能夠使政府有充分權力去完成牠的使命」。最近，有一個僱主的代表把僱主聯合會的目的作了一個總結：「法國生產總聯合會能夠因需要而隨時干涉，向國會的個別

會員接洽，或與上下院的委員會接洽，好獲得法案的修正，其目的是爲了一般經濟繁榮的利益，這類法案是未能顧及經濟的實況。」這些經濟的實況便是僱主們的利益。

這個總聯合會是工業集中的組織，同時使牠這種集中更容易，並促使前進。事實上，專利已經消滅了競爭。這個總聯合會表現僱主階級的意志的統一。

這個意志如何行動呢？第一，是由於個人的連結，工業家與銀行家的努力有了聯合與調協，來影響他們的在國會中和在官場中的人。金融與工業的寡頭辦報紙，並決定民意的主流，——鋼鐵會每年用在出版方面的有數千萬法郎。牠津貼報紙，出版經濟公報，並維持一羣選擇的維護牠的利益的專家們。牠資助政治團體並供給選舉費。

財閥對政府的壓迫是用威脅的方法，即是說要把工人趕到街上來，讓他們失業；要政府注意他們對於預算的經濟貢獻；或者是要求注意那些小存戶儲蓄在他

們銀行中的資本。

第六章 銀行的寡頭

我們已經看見帝國主義的現階段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混合。我們必須對於法國的銀行組織作一個綱要的敘述。第一我們說法國發行鈔票的銀行。在巴黎及各省有分行的四大銀行是：里昂信用銀行 (Crédit Lyonnais)，成立於一八六五年；聯合銀行 (Société Générale) 成立於一八六四年；工商信用銀行 (Cré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成立於一八五九；貼現銀行 (Comptoir d'Escompte)，成立於一八八九。這些銀行的大部份董事是鋼鐵公司，礦業公司，鐵道及電力公司的代表；他們同時是工業界的又是金融界的人物。在這四大銀行之外，還有十二個銀行，其中有一半是在法蘭西銀行董事會裏面的。其中有的是十九世紀中很有名的，如好丁格 (Hottinguer)，海因 (Heine)，馬來 (Mallet)，米拉布 (Mirabaud)，德落飛里西 (de Neuilize)，羅斯契德 (Rothschild)，魏爾因 (Vernes) 等銀行，還有

幾個年代較近的，如德馬施 (Demoshy)、拉沙 (Lazard) 及樂黑多 (Lehideux)。

在這些私人銀行之外，還有商業銀行，其中兩個最著名的是巴黎荷蘭銀行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和巴黎聯合銀行 (Banque de l' Union Parisienne)。這些銀行借債給工廠，資助新式的榨取。這四大信用銀行，是小存戶儲蓄的歸宿處，牠們滿意於平靜的活動範圍，日常的來往，公債的處理等等，牠們的經營是絕對平安的，並且滿意於存戶來往上所驅得的佣金。

法國銀行組織大致如此，這個組織有許多部門和層次，那居於指導範圍的，或有勢力的人，能做一切的事；那些無勢力的只有服從或消滅。在過去數年中，金融的奇案使我們明白那些企望迅速發財的冒險者如何被金融敵手所毀敗，老的穩固的銀行知道如何防護他們的專利，保護他們的貯藏。

此外，還有銀行之間的互相關連。巴黎荷蘭銀行在里昂信用銀行和聯合銀行的董事會裏都有代表。這些大銀行籠罩了那些財富的保管者，保險公司，並且控

制這些公司中最重要公司五分之二的資本與準備金。

危機使銀行股票的價格大跌。里昂信用銀行的股票在一九二九年值四、六九五法郎，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只值一、六七八法郎。貼現銀行股票，在一九二九年值二、八〇〇法郎，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只值九二四法郎。聯合銀行的股票在一九二九年值二、四〇〇法郎，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只值一、〇〇七法郎。雖然如此，這些大銀行的利益仍然是可觀的。一九三四年里昂信用銀行的純收入是八千三百萬法郎，貼現銀行的是三千九百萬法郎，聯合銀行的是六千萬法郎，牠們的分紅是每股一百、五十、與四五法郎。

法蘭西銀行的重要是顯而易見的：金融的寡頭操縱法蘭西銀行，並且左右政府，如政府反抗則推倒政府。但在法蘭西銀行之外，這四大銀行也操縱政府。牠們處理政府公債；牠們可以提出基金而損失政府信用。牠們能夠創造信仰，或毀滅信仰。牠們可以組織信用的罷工和政府證券價格的崩潰，因此政府被迫而實現

牠們的政策，付他們佣金並且在財政政策上對他們讓步。

現在，民衆存在二十個最重要的銀行中的基金是五〇、〇〇〇百萬法郎，法蘭西銀行還在外。一九二六年儲蓄銀行的存款是二六、〇〇〇百萬法郎，而在一九三四年則升高到六〇、〇〇〇法郎，國家儲蓄銀行(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的總數目是九〇、〇〇〇法郎。這表示雖然法郎的價值繼續降低，而小存戶對於政府的信用却繼續加強。雖然金錢從民衆當中流入政府儲蓄處，但政府仍然依賴銀行。當然政府可以把這大筆錢轉成政府公債，獲着利益，而存戶絲毫不知道。但這個強迫的公債對於國庫所補有限，牠被迫得歸還民衆，却不復是隱藏的形式，而是公開的經過銀行。

一九三四年法國資本發行總數是三一、〇〇〇法郎，政府及公家發行的在二八、〇〇〇百萬法郎以上，其中一九、〇〇〇百萬法郎是給政府的，六、〇〇〇百萬法郎是給鐵路的，三、〇〇〇百萬法郎是給地方政府的。這個總數都經過銀

行的媒介，被他們扣下了佣金。

因此銀行是信用的施給者，牠們的祕密基金供養報紙並指揮輿論的路線。在意大利和德國，銀行家幫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獲得地位。在法國，金融和工業的寡頭與反動的法西黨有連絡，在這種明顯的樣式之下，牠比在德國和意大利更難用習慣的奸雄主義去創造大眾的基礎。

我們現在一定要看一下這整個體系的中心：法蘭西銀行。金庫中有八〇、〇〇〇萬金法郎；大家的珠寶藏在保險室裏；汽車裝載大捆的鈔票；這是「法蘭西銀行」在人民心目中所引起的印象。但很少的人注意到這個組織在法國資本主義體系中所擔演的角色。很少的人認識法蘭西銀行董事們在法國政治中所演的角色。法蘭西銀行包藏在神祕之中，正如資產階級社會中參與資本儀式的其他的東西。甚至於一八七一年的公社主義者，他們升入「風暴的天空」，却在金錢的神廟前停止下來。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的憲法規定立法，行政，司法權，而對於策

四種權則保持靜默，這個權是潛隱而萬能的，牠最後使國家服從牠的意志。

法蘭西銀行是根據一八〇三年的法案而成立的，這個法案上有拿破侖、和第一議會的簽字，在一八〇六年拿破侖做皇帝時又有法案規定。這個銀行是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後貨幣混亂中產生的，因為一般人對於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七年間鈔票的恐怖，法蘭西銀行乃脫離國家而獨立。牠的董事會有一個董學長，兩個政府任命的副董學長，十五個董事，三個股東大會中選出的審計，共為二十一人，其中有六個是高級的公僕，有十五個人代表私人利益。

董學長是董事會中唯一的為銀行而簽署的人。但在董事會的會議中，他和兩位副董學長在一起只有一票。多數人投票後才產生議決案，董學長的真正權力是限於拒絕簽字之權。在事實上，銀行的政策是由董學長控制的。

代表股東的有總參事會，人數是二百。一八〇三年的法案的規定「二百股東組織的總參事會，其會員必須是開會六個月前最大的股東。如遇股額相同之時，

以時間長久者佔優先權。」於是在四萬個股東之中，只有二百人有權利推選代表到董事會去，一切大權都在董事會。其他股東則無權過問銀行的事。

最近的統計表示有一百股以上的有一三三股東，在五十至一百股之間的有二六六股東。後者當中股額最大的六十七人，連同前者一百三十三股東，組成總參事會。股票的流行市場是一萬法郎以上，這就是說，資本至少在八十萬法郎以上的股東才能夠入總參事會。法蘭西銀行的組織是財閥政治。

這二百個人把銀行管理權交給什麼人呢？

第一，是六個銀行家。一八〇三年法案規定十五個董事之中必定有五個人與工商業發生關係，有三個人必須從財政部選派。其他七人沒有規定，因此銀行家利用這個而獲得六席。

自銀行創辦以後，有幾個金融家，如馬來與好丁格，極力保持他們在董事會中的地位，並且還極力把地位讓兒子、親戚與好友。銀行界的真正世襲的專制於

是產生了。畢來、魏爾 (Pillet-will) 這一家在董事會中的一席自一八二八年保持到一八九〇年；羅斯契德自一八五五年以後即保持一席；馬來家的一席自一八〇〇年以後即從未間斷；好丁格家自一八〇三年以後即在董事會中。

董事會中有五個名字代表五個銀行——馬來、好丁格、米拉布、魏爾因和德樂飛里西——他們從開始即在董事會中，他們現在還想繼續下去。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多麼驚人的例子！在過去一百三十年中，法國有過三次革命，政體改變了五次；在這些變遷中，在政府的更迭中，在資本主義的優勢中，只有金融權力毫無變動。

說來奇怪，這五個董事都原籍是瑞士，他們的祖先都是新教的銀行家，他們在十八世紀下半季即來到法國。拿破侖歡迎外國人。他說，「法國沒有知道銀行是什麼的人；銀行家這種人我們必定要創造。」從此以後，便有了資本主義的法蘭西。但是法西主義，反對「國際金融」而且與法蘭西銀行的關係又是大家共知

的，却從來不提到法蘭西銀行中半數的董事是外國來到法國的移民，他們歸化時期還不到數代。

而偶然地，「老法蘭西」和這新來的人相處得很好。例如德佛格，是聖哥班 (St. Gobain) 化學製造公司的總理，克若蘇 (Creusot) 公司與里昂信用銀行的總理，蘇彝士運河公司的社長，——這個地位是忠實地效勞資本主義的政客能夠感到豪富的老年愉快的。

我們能夠容易地了解為什麼設立私人銀行的金融家設法去做法蘭西銀行的事。法蘭西銀行的主要功用是重行折扣別家銀行的證券，又做判斷者，又做當事人，又做法蘭西銀行的顧主又做董事，處在可以接受或拒絕自己的或競爭者的票據的地位，這些對於銀行家是極重要的。一旦有了這個好位置，他們便更能夠決斷資本的流通，更能影響折扣率，而在金融戰爭之中贊助對於某種證券的墊款並鼓勵重抬價格等行動。

在六個銀行家之外，還有六個董事代表工業界——其中有四個人代表化學工業。由於法蘭西銀行的董事、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發生了密切的連絡：這兩個董事是九十五個公司的董事，在各委員會中共有一百五十席。

這九十五個公司的分配如下：

三十一個私立銀行

八個保險公司

八個鐵道公司

九個輪船公司

七個鋼鐵公司

六個電力公司

八個採礦公司

十二個化學公司

六個其他的公司

法國整個的資本集中在這裏。董事們在會議室中，他們的勢力却達於全國，沒有一種經濟的活動逃開他們的注意和控制；他們是法國的真正主人翁。

董事長和兩個副董事長是國家任命的，在任何行政的議決案執行之前，須有董事長的簽字；但他們能夠限制董事們的議案，他們能夠強迫執行政府的希望嗎？不行，因為事實是如此。一八〇六年法案規定「在任職之前，董事長須證明他在銀行中有一百股，副董事長須證明各有五十股。」這些股份是他們的保證，在他們就任期間，不能移轉。在拿破崙時代，法蘭西銀行的一股值一千法郎，現在值一萬法郎以上。什麼財政官吏能侵有一百萬或五十萬法郎呢？我們知道有六個董事是銀行家，他們將所需的股額憑信用借給未來的董事長，使之成爲他們的債戶。在董事們與政府發生爭執時，董事長若在政府的方面，却有一筆不能贖還的債。假使，他在董事們方面反對政府，則無還債的壓迫，並且董事們還替他謀一

個開職，做他們的任何一個公司的董事。這是董事長和副董事長與董事們調協時的習慣的出路；例如毛來（Moret）轉到巴黎荷蘭銀行供職，賽讓（Sergeant）轉到巴黎聯合銀行供職，而李斯特（Charles Rist）轉到蘇彝士運河公司供職。

這是法蘭西銀行的工作情形。這是第三共和之下「民主」的奇怪的例子：——在這個法蘭西銀行的民主之中，六個銀行家董事和六個工業家董事成了十二人委員會。有如中古時代威尼斯的十人委員會；他們控制全國，並且在他們下面，那二百個大股東——統治法國的二百家——也同意拿出儲蓄並規定四千萬人國家的經濟生活。

這是操縱合法政府的權力，這個權力操縱政府的意志。這個權力推翻政府，並且違背在普通選舉權中所表現的人民意志，在法國人民之上設立一個受他們操縱的政府。在一九二六年潘斯嘉來（Paincardé）當政之前的事實是可信的證明。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使下院有了多數的左派議員。法蘭西銀行對於條約部長的訴請置

諸不理。赫理歐 (Herriot) 下台。這是第一回。一九二五年四月到了，開魯 (Caillaux) 代替了赫理歐，又下台，這是第二次。潘來非 (Painlevé) 上台，但被迫而於一個月後辭職，這是第三次。在一九二五年之末，流通鈔票總數達五一、〇〇〇百萬法郎，其中有三五、〇〇〇百萬法郎是法蘭西銀行預墊作為臨時公債的。那時候金磅值一百三十法郎。在一九二六年五月，法蘭西銀行董事長，因右派報紙和反動勢力的幫助，對於政府的迫切要求絕對不理。白海 (Raoul Paret) 是第四個為銀行而犧牲的部長。他辭職，因為對外匯兌率高，又無必要的幫助，故辦事束手。開魯重任財政部長，這是第五次。但這一次不是部長下台，乃是法蘭西銀行的董事長下台。這是政府的勝利嗎？不是。白理安政府要求全權，也倒台了。第六次開始了，鬥爭快完結了，法蘭西銀行採取了攻擊的戰略，推倒政府的債券，而使對金磅的匯兌率為二百四十法郎，赫理歐未得就任。這個意義是恐慌。赫理歐下台，普恩嘉來是銀行和反動團體所需要的，他開始了兩年的理治。法蘭

西銀行打敗了普遍選舉中所表現的人民意志。爲保障資本主義寡頭政體統治的安全，法蘭西銀行斷然使法郎處於危險的地位，在覺得財閥的利益受威脅時，還會這樣做的。

我們現在明白了法蘭西銀行的政治路線。牠爲控制法國的二百家服務，而追求直接反對人民大眾利益的目的。

現在董事們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們贊成拉法爾（Lafar）打擊公務員和領津貼者的法案；他們主張通貨收縮政策，減少政府支出，好平衡預算，同時又主張對於破產的工業給與津貼，這些工業是和董事們有關的。這就是他們所謂「使國家再站起來」的意思。

法蘭西銀行的目的是利用危機而在財政及工業上作如下的行動：成立一個有「一百」被保護的「公司的團體，政府向這些公司定貨，而法蘭西銀行放信用借款給牠們。他們希望這些公司能夠渡過風雨難關，而達平靜的繁榮之境。至於「無

保護的「公司則任憑牠們掙扎，——弱者將消滅，別的終歸讓有特權的公司收買而去。

第七章 危機的概觀

假若我們不先注意發生於美國的世界危機，我們就不能對於一九三〇年後發生於法國的危機作詳細的研究。危機的原因，和法國的及別處的相同——這個原因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三卷三十章中所說的「大眾的貧窮和有限制的消費力，資本主義的生產則極力發展其生產力，但牠的限制是全體社會的絕對的消費力。」

不過我們的目的不是對於法國的危機作詳細的研究，只是注意牠的社會與政治反響，我們對於法國的一般局勢只要作一個簡單的述敘。

從國際觀點看來，法國在一九三〇年是「低廉的」國家，而因為金鎊與金元的跌價突然成爲「高貴的」國家，金鎊與金元的跌價使世界價格水準也降低。貿易平衡和支付平衡對於法國都是不利的，雖然有了一九三四年的改良，這個不利的平衡仍是一、〇〇〇百萬法郎——這較之上年，只有三分之一。由於外國食品

輸入的實際減少，生活程度也降低了。工業活動的遲緩，也使原料的入口減少；而國內一般的貧窮狀況又使外國製造品的入口減少。

在一九二九與一九三四之間，收入的一般降落是百分之三十。這是這兩年個人收入的估計（單位是十萬法郎）：

	工	資	紅	利	農	業	工	商	總	共
一九二九年	一一五·六	二八·三	四四·八	二九·〇	二一七·七					
一九三四年	九三·〇	二二·八	一七·〇	一五·〇	一四七·八					

雖然個人的收入繼續減少，一九三五年（財政年到一九三六）的預算，減了百分之十，還有四七、〇〇〇百萬法郎。其中一五、四〇〇百萬法郎是為付還公債的利息。六、五〇〇百萬法郎是戰事傷亡的津貼，一〇、〇〇〇百萬法郎用於陸、海、空軍，在四七、〇〇〇百萬法郎的預算之中，有三二、〇〇〇百萬法郎是付給過去和將來的戰爭的。

雖然拉伐爾主張減少費用而平衡預算，但這個預算也未平衡。間接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一月，較所估計的少四，六三一萬法郎，較之一九三四年少一、〇四六百萬法郎。

國家鐵道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較之一九三四年少百分之五。

在一九三五年，工業生產和國內貿易額不斷地繼續收縮，這個收縮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的。

官方統計，以一九一三年為水準，一九三二年的平均生產是百分之九十六；在一九三三年升為一〇七，在一九三四年又跌到九九。照法國工業的技術改進和增加的出產能力看來，這個降落是特別重要的。下面的表便是指出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幾個主要工業的指數。

生產指數（一九一三年——一〇〇）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法國危機的影嚮

鋼 鐵	一三〇	一二九	一二〇	七五	七七	七九	七七
機 械	一五〇	一六〇	一四〇	一一〇	九五	一〇一	九六
建 築	一〇二	一三八	一三〇	一二〇	九〇	八五	七五
聯合指數	一三〇	一四〇	一三〇	一〇五	九〇	九二	八五
橡 皮	六〇〇	九〇〇	八五〇	八〇〇	七五〇	九〇〇	七五〇
汽 車	六〇〇	六〇〇	五八〇	四五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三五〇
皮 革	一四〇	一〇五	一一〇	九五	一一五	一一〇	八〇
採 鐵	一二〇	一三〇	一二〇	一〇五	一〇五	一一〇	一〇五
紡 織	一〇〇	九〇	八〇	六〇	七〇	七五	六〇
聯合指數	一三〇	一四〇	一三〇	一一〇	一〇〇	一一〇	九〇

他種數字也表示同樣的傾向，鋼鐵生產在一九三三年是六、五三一、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三四年則降落為六、一七四、〇〇〇噸。一九三五第一季的商業轉口稅較之一九三四年同季的降低百分之十五；關於證券與地產生意的登記稅，一

九三四年較之一九三三年，在第一季少百分之十四，在第二季少百分之十二·六；鐵路一九三四年的稅收較之一九三二年減少百分之八·五，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季較之一九三五年同季減少百分之九。

對於工業公司新投資的減少，和破產事件的加多，是不足為奇的：一九三三年破產事件是一三、七六四次而一九三四年是一五、〇五二次，增加百分之九·三，一九三五年前四個月較之一九三四年前四個月，破產次數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這個簡單的敘述是研究危機對於農工業生產之影響的一個背景。

第八章 農業的危機

生產過賤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特點：生產的過多引起生產者傾敗。倉廩充斥，而農人却困苦。法國小麥平均消費額是八八百萬「百公斤」，如生產額超過這個數目，則農人將遇到貧窮和傾敗。而更嚴重的是現在的危機對於農人並不是過渡的現象，牠的影響不會漸漸失去而恢復平常狀態；農人必須認為這是一個長久的災難，需要新的生產組織，這個災難是社會體系引起來的，社會體系應負責。

這是農人不滿意的原因，這是他們不安的原因。這是法西斯主義尋找根據地而以煽動的利益去找贊助的原因。當然，法西斯主義隱藏了這個情形的真事實，不願意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他們貧困的真正原因，而把農人的怒氣傾向「議會主義」和「馬克思學說」，把一切罪過都加在牠們身上。

農業的生產過賤是如何發生的呢？雖然農人有保守的態度，依賴傳習，抵抗

技術的進步和新方法，雖然因土地一再分散而生產受到束縛，但平均的每類收穫在一九一三年是一三·二八「百公斤」，一九三四年增到一五·七五「百公斤」。但小麥的市場並未同樣的增加，更高的收穫使小麥的耕地減少了一百萬類，一九一三年是六、五四二、〇〇〇類，一九三四年是五、三〇五、〇〇〇類。雖然小麥的耕地減少，一九三三年的生產較之平常消費量仍多一千萬「百公斤」，故有災難。此外還要加上北非洲運到法國的三百萬「百公斤」，和上年收成的一千五百萬「百公斤」。爲了防止價格的崩潰，必須用種種方法使二千八百萬「百公斤」的小麥離開市場。

戰前小麥的價格是二十四法郎一百公斤，照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普通價格指數來看，則小麥的實價是每一百公斤在一百十五和一百廿法郎之間。在事實上，却是一〇五法郎一百公斤，一九二六年的價格是一八九法郎一百公斤，比較起來，跌價很多，在七年之後，危機使價格跌落八十四法郎，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種小

麥的農人不滿意而憤怒，在鄉村方面有了一陣怨憤的潮流——這種怨憤日漸強烈，因為價格低落不已。

政府不得不干涉了。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法案規定小麥最低價格為一一五法郎一百公斤。這個法案似乎是對於農人有助益的，但假若有無效的法案存在，這個法案是最無效的了。一種非正式的欺騙的價格遠在法定價格之下；因為需要少於供給，每個農人要獲得磨坊主人的優待，須將價格賣得比別家低。在一九三四年，有人估計在巴黎區賣給磨坊的小麥價格實際上是八〇法郎一百公斤。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及七月十九日的法案企圖規定小麥的生產，而從市場上除去最大可能數額的小麥贖餘。特別的合作組織開始進行，儲存小麥而在適當時間出賣，但是這些合作社要在一年之內把存麥賣出，每季賣出百分之二十五。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滿意的解決法。於是又採用了三種方法：更改磨坊章程，使每百公斤小麥所磨的麵粉量減少？麥中摻雜有顏色

的東西，使之不能供人消費，而用之餵飼家畜，此種攪雜之麥由政府津貼五十法郎一百公斤；最後，由政府津貼，把小麥裝運出口。

這些辦法的費用都很大，且有巨大的困難。如何組織督察團體去使每個磨坊的生產合於更低的標準呢？使小麥去喂家畜，是不是和生產燕麥和大麥的農人作破壞的競爭呢？最後，世界市場通行定額限制，而小麥輸出國也不能找到小麥的出口，而且世界市場的小麥價格比在法國國內的還低，政府如何能夠把小麥運到世界市場去呢？

法案規定價格，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干涉方法，但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這是無效的。從開始就被大磨坊主人，大生產家，中間人，鄉間資本主義團體，一切榨取貧農和小生產家的投機者們反對。這些人所希望的是讓農人沒有保護，因而更容易剝奪他們，而把整個危機的担負放在他們的頭上；這個歷程他們稱爲「清滌市場」。

一九三四年的收穫估計是八千三百萬「百公斤」，較之估計的消費量還少五百萬「百公斤」，但上年的存麥使供給額成爲一〇七百萬「百公斤」。

資本主義的政府乃決定放棄干涉的政策，法郎亭政府，主張經濟自由主義，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法案中廢除了法定的最低價格。不過，這個法案對於小麥的種植仍然有一點限制；種麥者不得增加種麥的土地面積，不得在同一塊土地上繼續耕種兩年，並不得種產額大的麥種；在另一方面，農業部長以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巴黎市場的平均價格，收買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的贖餘。

取消價格的限制引起了新的崩潰。非法的然而有效的小麥價格，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大約是八十法郎一百公斤。在法定的最低價格取消之後，在主要的生產區域，價格跌落了十法郎以上，在老黑 (Nord) 和巴德加來 (Pas-de-Calais) 這兩區的價格將近六十五或七十三法郎，在伊來魏南 (Haut-Vienne) 區將近六六至六九法郎。這種繼續的價格跌落使小規模生產的農人更加艱難，而政府却繼續保

障磨坊主人，和麵包店的大利益，維持一九三〇所規定的磨坊及麵包紅利，那時候一般的價格水準是高的。照例，所謂「貿易自由」只是大商人的利益，只把小商人弄得傾敗。禁止種植生產額高的小麥，是有利於磨坊主人，這個政策使得他們的投機更加容易。根據一九三四十二月廿四日法政府必須收買的二千萬「百公斤」的如何處置呢？這筆生意，依照七十法郎百公斤計算，要支出一、五〇〇百萬法郎。

殖民地米、玉蜀黍、和其他穀物的入口使小麥問題更形嚴重。殖民地只能用農產品來換工業生產品。法國工業資本家在殖民地買出製造品，獲得實際利益，同時却傾敗了法國和殖民地的農民，因為他們農產品價格降低了。殖民地因此成了資本家的財富來源，和法國農人傾敗的原因。從安南運往法國的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殖民地米的入口一九三〇年是一、二九三、〇〇〇「百公斤」，而在一九三四年的前十一個月，是四、三二八、四一二「百公斤」；此外還要加上一、

三五四、八三四「百公斤」的米粉，雖然這些米要走一萬三千哩的路程，雖然牠較之種麥，需要更多的勞力，但在法國出賣的價格却低於小麥，不幸的安南人所得的是極少。小麥的問題已使法國農人受了足夠的悲痛，殖民地米的競爭使小麥問題更加複雜了。

用麥喂牲畜是爲了保持價格。假使穀類生產的危機是因爲不能夠處置賸餘的生產。釀酒工業的危機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

法國平常酒的消費量是八千萬公石，而一九三四年法國酒的生產量是七千五百萬公石；此外還要加上阿爾吉利亞 (Algeria) 二千萬公石和上年的存酒五百萬公石，和小麥一樣，酒的賸餘是在二千萬和二千五百萬公石之間。

在大戰之前，只有一次產酒過賸的危機。那是一九〇五年。這引起了嚴重的紛擾，而且派了一團兵士，第十七團，去厭制示威者，屠殺並監禁他們，過拉波恩 (Narbonne) 城的街道時，槍都是實彈。但因爲下年的生產少。價格漲了，在一

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平均成分(90)酒每公石價格是二十到二十五法郎。在大戰以後，價格繼續上漲，在一九二四年達到了記錄的價格，每公石二百五十法郎。但立刻便有了崩潰，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價格落到一百七十法郎。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却不到一百法郎。在一九三四年之羣降到五十七法郎。酒價的跌落比麥價還厲害。

政府採取了全套的政策。政府以賞金給種葡萄樹的人，要他們拔去籐蔓，在三十年之內不再種植；絕對禁止種植新的葡萄樹(這個法案特別指定阿爾吉利亞，那里的種植面積每年擴充)；外國酒不許輸入，成分在八·五度以下的酒禁止出售——後來又提高到九度。這些酒精成份低的酒則蒸溜成爲商業的酒精，和石油混合，稱爲國家的燃料(Carburant National)

這些政策引起大葡萄園主人們的抗議。這些地方是肥沃之區，生產葡萄最多而酒精成分少。因此主人們把園地劃分出售了。這表示小園主勝利了嗎？

法國大園雖分裂，但別處的大園重行出現了。法律雖禁止種新樹，但在阿爾吉利亞却每天有新的大園出現。在那裏用着最新的榨取方法，當地苦工，雖待遇低微，却人數極少。這裏的生產既要最多，又要酒精成分大，在很短的時間，阿爾吉利亞的大園主和法國的小園主將有激烈的競爭。前者對於後者的勝利是無疑的。

第九章 工業的危機

最受危機的影響的工業，是紡織工業和奢侈品工業。大戰前棉織工業品的出口是生產的百分之五十；毛織業的是百分之十，絲業的是百分之七十。後來，由於大戰的結果，大部分工業落後的國家皆發展了他們自己的工業。他們先發展棉織業，後發展紡織業；但這個階段他們已經渡過，或者在短期間渡過。

在過去二十年間，世界市場的消費量升高不過百分之十，但世界生產能力在毛織工業方面是百分之十五，在棉織工業方面是百分之三十。這並不是紡錘和織機的數目增加；出產的增多是因為生產的效率更大。

對於這種生產過剩，每個工業國家都建築起關稅障礙。經濟的國家主義和獨裁主義，是資本主義沒落時期的特徵，以及新競爭者的興起，如日本——日本由於特別榨取工人，故貨價之低使歐洲國家的工業不能與之競爭——這些原因使法

國棉織工業的出路，不可挽救地斷塞了。

用幾個例子來證明法國和日本的競爭。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本絲織物在開羅的價格是一米突八·四法郎和一〇·四法郎，而同樣的法國貨則需要一七·二五法郎和二〇·三〇法郎。在摩洛哥，法國的條紋布賣一·六四法郎一米突，日本貨則只賣九四生丁一米突。即在馬賽，日本緞子的價格也比法國貨的成本為低。

有人估計即使恢復常態，甚至於把法國殖民地市場的需要也算在內，法國的棉織品也銷售不了百分之六十。

法國毛織業沒有殖民地市場，即在危機之後，也必須降低出口百分之五十。

法國毛織品的出口自一九二九年後即降低：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重量千二百公斤	一八五	一九八	一六六	一三一	六〇	五五
價值 百萬法郎	九三〇一、六七九	一、三二〇	九二八	三四九	二七八	二一五

外國市場停塞，絲業最受痛苦，人造絲的利用使意大利、英國、美國、特別是日本的絲業有了發展。法國的絲業在一九三二經驗了實際的崩潰；牠被迫作實際的價格減低，藉國內與殖民地貿易的伸展而企圖恢復外國市場，並且還放棄了日用的藝術品和奢侈品的生產以及人造絲的生產。一九三四年的法國絲業只有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在棉織業方面的降落是百分之三十五，在毛織業方面的降落是百分之二十六。

在一九三五年之初，一百三十以上的棉織廠破產了，佔紡紗業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佔織布業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在同時，二百萬以上的紡錘，五十萬線錘，四萬一千織機都完全停工了。

在毛織業中，有的部門（已刷羊毛的紡織）失業者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十。最受損害的是織造業——毛織品，布料，鋪掛材料和地氈。一九三二年的生產只有戰前的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三四年的則是百分之四十八。

絲業的生產也繼續降低：一九三〇年的是戰前百分之七十四。一九三一年的是百分之六十；一九三二年的是百分之三十五；後來稍稍升起，一九三三年是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三四年是百分之四十四。這個升起一部分是因為法律規定商人須分別天然絲與人造絲的牌子。

煤業在理論上應該是受危機影響最少的，因為法國的生產不夠消費額很多。

近年來法國每年煤產額是在四千八百萬與五千萬噸之間，而消費量則增為七千與七千五百萬噸，這個不足之額須從外國輸入二千至二千五百萬噸來補充，主要地是從英國和德國。因為生產的增加，這些國家的出口也增加。法國政府雖集中力量嚴厲執行入口定額制，但對於煤的限制並未能阻止外國的煤在市場上的價格減低。入口煤的平均價格在一九三三年是一〇四法郎一噸，在一九三四年跌為九九法郎，這使在一九三〇年以後跌去的數目，一共是四十五法郎。由於這個活動的競爭以及消費者積存的結果，法國市場的煤價在過去數年之間有了顯著的

跌落。

雖然外國工人的數目大減——主要的是波蘭人，儘管合同有效，却把他們送回本國，但鑛業方面的失業仍然盛行。技術的進步，和合理化，使採鑛所能夠實際上減少工人的人數。有一個採鑛所，牠有十五個煤井，其工人數和出產額如下：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工人數	一〇、一七九	一四、五三一	一四、二一一
出產——噸	三、五二二、〇〇〇	四、一六二、〇〇〇	四、三六二、〇〇〇

只以最後一年來看，四百二十以下的工人生產了二十萬噸以上的煤；出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五，而同時工人減了百分之三。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要注意法國工業家正在用新的化學方法製造綜合燃料而不用外國煤。處處表現了經濟的國家主義和統制的政策。

鋼鐵、五金製造和機器工業，也感覺到外國的競爭和以前落後的國家機器用途的擴大。蘇聯成了一個鋼鐵主要生產的國家。英屬印度和日本也有了迅速的進步，並且也成了世界市場的出口者。在機器和五金工業方面，外國市場也有閉塞的傾向，在帝國主義的時代。爲了預防戰爭，每個國家都企圖減少外國的供給品到最低的限度。

在鋼鐵業方面，法國出口的水準仍然維持着，且有點升起：一九三三年鋼的出口是二、五五五、〇〇〇噸，而一九三四年的出口是二、九五二、〇〇〇噸。這是法國鋼業和國際鋼業同盟會協議的結果。一九三五年薩爾歸還德國，鋼鐵的出口大減，德國佔去了法國三分之一的出口。

在五金工業和機器工業方面，最重要的外國市場也有了收縮，雖然蘇聯由於新近的商业協定而成了顧主。

國內汽車市場也因爲現在的汽車將近二百萬輛不能活動。一九三四年出口的

汽車只有生產額的百分之六·九，而一九二九年則是百分之十三·七。一九二九年英國買了二千二百輛法國汽車；在一九三四年只買了九百八十輛；比利時和盧森堡在一九二九年買三千八百輛，在一九三四年二千輛；西班牙在一九二九年買七千二百五十輛，在一九三四年買四千三百輛。

在這時候，美國一九三四年的汽車產額恢復了一九三一年的水準，即是二百八十萬輛，較一九三二年多一百四十萬輛。英國一九三四年的出產是三十四萬二千五百輛，超過一九二九年的記錄。蘇聯在一九二九年還無汽車生產，在一九三四年即出產七萬二千五百輛，在第二五年計劃中，托羅托夫工廠一年可製造三十萬輛。蘇聯汽車的出口，特別是到土耳其，已是既成的事實。

爲應付外國競爭，法國政府採取了鼓勵出口政策，每噸出口有政府貼津一千五百法郎；一九三五年，增爲一千九百法郎。爲了軍事的原因，政府採取了資助公路運輸的公司。

事實上和別處相同：五金工業在高稅量保護之下，市場更限於法國和她的殖民地了。

第十章 金融及工業寡頭如何在危機之上鞏固地位

爲明瞭危機對於法國經濟的一般的影響，我們須分別三個部門：主要的公用公司，托辣斯化的工業部門——這是法國經濟中有保護的部份——和保護的部門包括商業銀行，各種工業商業，紡織業等等。

這個分類最能表示法國資本主義現在的發展，却並無不可更易的界限。法國和別處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銀行與工業之間有連續的戰爭，在戰爭的過程中牠們互相成立同盟而又互相摧毀兼併。法國經濟中某種無保護的工業或公司，也許第二天就會被挖曳重行浮起，而加入有保護的部門——法蘭西銀行即採用這種政策。

我們現在明確地來看一下這些不同的部門。

第一部門，主要的公用公司，包括電力公司（二十四家）；煤氣公司（十一家）；發

行鈔票的銀行，（法蘭西銀行和阿爾吉利亞銀行）；特別的銀行（地稅信用銀行，企業折扣銀行）；保險公司（二十五家）；都市運輸公司（十三家）；主要的鐵路、船塢、水運公司（五家）；殖民地及海外的公用公司（六家）；和蘇彝士運河公司。

一九三〇年後，公用公司的紅利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三五年）。雖有危機，和批發價格的跌落，公用公司的部門仍然享受有益的地位，利益不停地增長。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度，十一家最重要的電力公司總共分得的利益是四萬萬法郎；這個數目比無保護的部門中一百二十九家最重要的公司所總共分得的利益還多。主要公用公司所得的巨大利益是極力榨取工人的結果，合理化達於極點，照技術的進步看來，工人責任是極大的。這並未防止大鐵路公司作欺騙的宣傳，他們說法國鐵路的運費比別國的低廉。

托辣斯化的或「有保護的」部門包括主要的信用銀行（十一家）；托辣斯化的機器公司（七家）；化學公司（十七家）；鋼鐵公司（十二家皆受鋼鐵會的控制）；法國北部及中

部採礦公司（十九家）；造船公司（六家）；和糖公司（三家）。

危機並未阻止這些有保護的公司獲得巨大利益。凡注意法國金融報紙的人，就可以看見報紙鼓吹維持大信用公司高的紅利水準、特利、和膨脹的利益乃是「國家的」需要。這些托辣斯化的團體強迫政府保護他們專利的地位；例如採礦公司要求再提高保護稅，在托辣斯化部門內的工業皆努力去毀滅非托辣斯化部門內的競爭者；例如糖公司作成聯盟反對新的糖公司設立。

第三種——法國經濟中無保護的部門——包括商業銀行和混合銀行，最重要的是巴黎荷蘭銀行和巴黎聯合銀行；各種採礦工業；無保護的機器工業；建築材料，紡織造船諸業，各種商業公司，大商店旅館和地產公司；雜項的工業，如造紙、印刷、和橡皮工業；法國在別國的各种公司；以及在殖民地的公司。

無保護的部門中一二九家最重要的公司在一九三〇年總共分得的紅利是一、三〇一萬法郎；在一九三四年跌到四五九萬法郎，在一九三五年跌到三五三

百萬法郎。雖有危機，而有保護的團體利益仍增長不已：真正擔負危機的是無保護的團體。自從法國的危機開始以來，每月一千二百件的破產與清算是大部分屬於無保護的部門中的。

在危機使無保護的部門十分痛苦的時候，法蘭西銀行的董事們，有保護部門中的金融和工業巨頭，和資本主義的操縱者，則安然坐視。他們相信在資本主義的體系尋常活動中，危機將淘汰弱者，而使強者勢力更廣大；無保護的工業破敗了，有保護的工業即可從容發展。但工人農人擔負了危機的代價，工人因為有保護部門的利益而境况日非，中層階級因無保護部門中的破產與失敗而受重大打擊，他們會不會只因爲寡頭的團體在經濟的危機之下，加強地位而讓他們自己陷於貧困，這還有待於將來。

在危機之中，集中的傾向更顯著，且受到資本主義政府的鼓勵與命令。在危機之最顯著集中的例子是航空和造船工業。在航空部長的壓力之下，卜海格（F.

Bréguet) 航空公司和魏寶特本好特 (Wibaut-Penhoet) 以及毛蘭蘇列 (Morane-Sau
nier) 公司合併，目的是研究的調整和生產合理化；陸華黑造船公司 (Chantiers et
Ateliers de la Loire) 和略保阿斯特哈公司 (Nieuport-Astra) 合併；亨利保太
Henry Potez) 公司和賽昂造船公司 (Chantiers Suro-Maritimes de la Seine) 及洛
林 (Lorraine) 汽車公司合併；黎黑奧李費 (Lioré et Olivier) 公司和德華丁 (Dewo
itine) 公司合併；不來若 (Blériot) 公司和法孟 (Farman) 及北方造船公司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 du Nord et des Mureaux) 合併。不久之前的三十以上的公司現在
只併成十個了。

在一九三三年之末，政府採取了一個集中的計劃，即是用合併，關閉，改變
的方法把十六個造船公司減為八個。為求這個計劃實現，政府對於反對的造船公
司以扣留信用借款和政府合同作威脅。但造船公司方面向參事院呈訴，直到現在
還使政府計劃未能實現，同時他們自己開始了集中資本主義的計劃，成了一個全

國造船聯合會。

於是由於危機，在中層階級貧困而失去安全保障，工人因工資減少失業加多而更貧窮之時，財閥們更能鞏固他們自己。這個過程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一卷三十二章中所預見的：「財閥的數目逐漸地減少，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專有一切的利益，而同時，大衆的痛苦、壓迫、奴役、減弱，與榨取也增長；但勞工階級的反叛也增長，這個階級的人數日增，且因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械而有訓練，有連結，有組織。」

「有保護的」部門成了資本主義的檢閱場；資本主義在這裏獲得實際的利益。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四年底之間，正值危機最盛之際，在巴德卡來 (Pas de Calais) 的十個採礦公司增加了九萬萬法郎的準備金，使他們的準備金總數從二十六萬萬法郎增到三十五萬萬法郎。另外一個例子，表示在危機中電力公司的利益，巴黎電力公司在一九三三年賺淨利三千五百五十萬法郎，在一九三四年賺三千六百五

十萬法郎，工業動力公司一九三三年賺淨利五千六百五十萬法郎，在一九三四年賺六千萬。聯合電力公司的紅利在一九一三年是每股十法郎，或每股表面價值的百分之四，但在一九三四年，每股紅利是爲九十法郎，或每股表面價值的百分之三十六。在一九一三年，巴黎電力公司每股的紅利是二十法郎，或每股表面價值的百分之八，一九三四年是四十七法郎半，或百分之十九。

大資本家們增加了利益，而同時又大大地減少了費用。一九三五年七月拉伐爾通貨收縮政策的命令，使大資本家能夠榨取更多的工人團體。同時由於有權的政論家，例如政治經濟評論的經濟學家，大資本家們要求「重行適應」現在的經濟環境，和「支取公帑者的犧牲」。牠預示貨幣的貶值，物價的增高，和工人的貧窮，工人的工資趕不上提高的生活費。

資本主義寡頭政治現在要求什麼呢？第一，對於外國出產主張用保護關稅，這意思是增加國內價格；不要外國的競爭；爲鞏固其權力與利益，主張職團形式

的生產，使工人處於被動服從的地位，而利益預先決定。這個觀念的目的是在獲得有一萬萬經濟自足的人民的「法帝國」的經濟獨裁。牠是模仿意、德。德國已經在生產綜合煤油，好使自己不依賴美國的本生油。德國在製造人工棉花，並企圖尋找銅鎳的代替品(Frisatz)。

法國的財閥也開始了走這條路，具着和德國一樣的決心。在經濟方面其目的是實現法西主義的主要思想：「在和平時期生活如同在戰爭時期生活」。這個經濟思想使他們去尋找最宜於實現這個計劃的政治形體——那就是法西主義。

危機引起了各種尖銳形式的問題，而且必須地動員了這個寡頭的政治去為階級利益而奮鬥，迫牠行動。

魏維臣人類狀況圖法

第二部 法國法西斯蒂運動

第十一章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

對於膚淺的觀察者，或不明瞭法國政治及社會生活內部潮流的外國觀察者，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西斯蒂的爆發有如晴天霹靂。但事實上，這是數年來某些橫暴組織之劇烈激動的必然結果。這是引他們獲得政權並在法國成立法西斯主義的長鏈的一環。最少注意這個局勢的人，最信仰法國議會制度與共和政體之穩定的人，頓然覺得這些制度與政體遇到了真正的危險，只有人民大眾才能夠保障牠們。

前幾個月發生於巴黎和各省的前後許多農人示威，造酒者示威，納稅者示威

——突然顯出了意義。在和諧場 (Place de la Concorde) 的燃燒的汽車對於國內各處的示威透露了不吉之光，暗示了法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爲了這個原故，我們以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悲慘事件作爲法國法西斯主義走上政治舞台的起點。這是法西斯主義過去努力的總結點和新努力的起點，這些新努力將被人民陣線的壁壘擊退。

研究了二月六日事件的真性質之後，我們就研究造成這些事件的各種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火十字團 (Croix de Fer)，牠直到二月六日才正式出現。法西斯蒂在鄉村的活動，法西斯蒂和傳統地反動的天主教團體的勾結，我們皆要研究。最後，研究了法西斯蒂各種同盟會的組織與軍備之後，我們就要指出他們的目的，——這件事更容易了，因爲牠們的領袖對於他們的希望從未遮隱，且大胆地向衆公布。

法西斯蒂領袖們利用發現斯太夫司基 (Stavisky) 舞弊案的機會，和一般人對

於危機的不滿意的感覺，作為他們開始攻擊議會政體和用武力改組政府的藉口。

參加二月六日的事件和以前的示威的團體有火十字團，法國行動團 (Action Française)，青年愛國團 (Jeunesses Patriotes)，法國聯合會 (Solidarité Française) 納稅人聯合會 (Federation des Contribuables) 以及全國退伍軍人聯合會 (Union National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的一部分。這些同盟會都和法國改良運動 (Re dressment Français) 有勾結，這是法國大資本的神經中樞，當時由電力托拉斯的麥黑諾 (Mercier) (火十字團第十三號) 指揮。麥黑諾是一個著名的財閥，在一九三五年解散了法國改良運動，脫離了火十字團，到蘇聯旅行了一次，後來曾說蘇聯的成就使他驚惶失措。

第一個重要的示威是議會重行開幕時，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法國行動團在聖日曼樹道街 (Boulevard St. Germain) 同和諧場的示威。早在一月五日，火十字團在下院和勞工部長達李米也 (Dalimier) 的屋前作夜晚的示威。一月十一日又有法

國行動團，青年愛國團，和法國聯合會激烈示威，示威的人作出了相當的破壞，打壞了樣子，折斷樹枝，破壞了路旁閱報處。這些同盟會，受了納稅人聯合的幫助，在一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繼續在波朋宮(Palais Bourbon)和主要的街道街示威。在這些示威中有同樣的破壞行爲。毀路旁閱報處，斷了煤氣管，侵入了咖啡館。單在一月二十七日，傷了八十警察。

法西斯蒂首領們目的是什麼？他們的口號是什麼？

他們要當時的內閣總長邵當(Chantemps)辭職；法國行動團說他是「盜賊和兇手的領袖。」法西報紙用煽動的文章激起人的情緒，以基太夫斯基案件爲藉口，喊出「打倒盜賊」的口號，他們常常鼓動用武力推翻政府，並反對「腐敗的議員」和「羞恥的政體。」他們要求法國出現一個領袖，像意、德一樣。

邵當辭職後，反對達拉第(Daladier)政府的示威仍然繼續。這些示威是受法西斯蒂的巴黎警察總監季阿卜(Chiappe)鼓勵的，他讓警察放縱他們。達拉第

月二十七日就任後，曾調派季阿卜爲摩洛哥總督，二月三日季阿卜將拒絕摩洛哥總督職位的信送到法西斯蒂報紙，法西斯蒂乃認爲行動的時期已到。

在季阿卜離職之後，火十字團和全國退伍軍人聯合會立刻決定二月六日的示威，這一天是達拉第政府和下院的開會期。

一切反動的和法西斯蒂的勢力都想暴動。巴黎市參事會，是特別反動的團體，牠採取暴動的態度，却假意維持禮義。這些公務人員自認爲「君子革命」的首領，而全部有殺氣的軍隊向前突進，攻擊共和的制度。

這個暴動是二月四日以後小心預備的。各法西斯蒂同盟會之間，議定了行動一致：拉老克(La Rocque)的軍隊在緊要之時出現，且議定了襲取波朋宮的詳細計劃。目的既同，各法西斯蒂團體並發出宣言。海老(Jean Renaud)在法國聯合會機關報人民之友中大呼：「法國是法國人的！法國人在本國掃除貪污！」青年愛國團也學法西斯蒂，說，「久等的時機到了！民族革命的時機到了！和我們聯合

起來！」拉老克說，「紅旗下的政府是要引誘你們做奴隸，火十字團要把好的法國人聯合起來，脫離罪惡的政黨。」

法西斯蒂報紙，如法國行動報，巴黎迴聲報，日報，用假的消息煽動人心，例如，說黑人軍隊到了巴黎，還有機關槍和唐克車。

二月五日，舉行了猛烈的示威；火十字團的隊伍向內政部出發，經過數度街突後，被警察打退了。

向下議院的攻擊定於二月六日舉行。警察奉命死守和諧橋；七十警察，一百無槍步兵，二十五個騎兵駐守在橋頭。紛亂始於下午五時，法西斯蒂們向運兵汽車唾罵。六時以後，羣衆更多，更猛烈，高呼「打倒盜賊！政府辭職！打倒達拉第！季阿卜萬歲！警察是我們的人！」法西斯蒂們用石塊、樹欄上的鐵塊打騎兵，他們用石彈擲馬腿。法西斯蒂補充隊繼續來到和諧場，並在杜來街設備了防禦。奇裝的示威者在和諧場攔下了一輛公共汽車，並且放了火。法西斯蒂繼續攻

擊警察和兵士，用小刀和剃刀刺馬。一小時後，橋頭的軍警傷了一半；騎兵只騰下四個人，來了另外一隊代替。大概在七點鐘法西斯蒂開始放火了。

預定的計劃開始了：法國行動團的隊伍和法國聯合會的隊伍攻擊和諧橋，反動的市參事們帶領青年愛國團沿聖日曼樹道街向波朋宮前進，拉老克公爵從布哥因路襲擊後方。

法國聯合會攻擊和諧橋，大呼「到下議院去！」和警察一同下水！」攻擊的人向橋上衝；守衛開槍，打死了幾個示威的人。防禦被攻破又重行佈置，水龍頭帶在橋頭被攻擊者一度搶佔，又被救火員搶回。

他們被擊退之後，仍躲在灌木之後向政府軍警投擲兇器；他們在皇家路放火燒海軍部，同時想衝進大門。

這時候，補充的隊伍從愛理賽路趕來，他們是全國退伍軍人聯合會，由反動的市參事樂白克（Lebecq）領率。他們的旗上寫着：「我們要清潔光榮的法國」！

口號是：「季阿卜萬歲！殺人犯要撤職！到下議院去！打倒盜賊！」

退伍軍人向皇家路和主要的樹街前進，十點鐘左右又折回和諧場。他們向橋上衝，突破外邊的防禦，把軍警擠在堵橋的汽車旁，有的擠得半死。石塊鐵片從四周向他們身上飛。騎兵衝出包圍，突擊到方場的盡頭。他們受了石子的重傷。示威的人放了幾槍。十一時半，他們又向橋上襲擊，他們高呼「和警察一同下水。」橋上的軍警幾乎個個受傷。軍警放了一排槍，後來又把防禦物重佈置好，和諧場是部分地肅清了。

但法西斯蒂並不認失敗。槍聲不停，方場的路燈都打壞了，有幾處起了火。示威者又集合了向橋上衝。直到中夜，軍隊最後突擊到皇家路，而萊因區戰爭仍未停，法西斯蒂躲在灌木後放手槍。

和諧場是主要戰場。軍警在聖日曼樹道街及布哥因路的防禦竟能抵禦一切的攻擊。

這是二月六日的事，這一天，在組織的人看來，是法國議會政體的末日，法西斯主義的誕辰，各同盟會的領袖們雖未達到主要目的，打進波朋宮，把左派議員拋入塞因河，却至少有了這個成功，即是使二月六日成爲一個流血的日子。政府方面軍警的損失是：死一，重傷九十二，輕傷六八八。法西斯蒂方面的損失：死十四，重傷二三六，輕傷四一九。他們歡喜：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受了流血的洗禮。

誠然主要的行動，攫取政權未能完成，但次要的目標是達到了。二月七日，達拉第向總統辭職，拉老克可以歡呼勝利了。在當日，他向各省的領袖發出電報：「內閣辭職，第一目標已達。暫停行動。靜候指示。」火十字團向報紙作如下的宣言：

「火十字團團長，拉老克上校，因接昨日出發的拘票，和警察廳的請求，乃於昨午往訪警察總監西波。

「在此次會談之中，西波認爲二月五日火十字團即將內政包圍，而於二月六

日，從布哥因路和外交部兩方面包圍下議院。他堅決要求拉老克上校在二月七日停止活動，因為他的隊伍曾在五六兩日破壞了一切警察防禦。

「拉老克上校當即回答在上午已自動命令停止七日的行動，唯有權着令團員戒備直待新政府出現，而唯一目的是維持三色旗下的公安。同時，拉老克向警察總監確切聲明，他將為此番流血復仇，並說，負此番流血之責的部長們應置於法外，而火十字團確能加他們以永久的侮辱云云。」

火十字團唱了凱歌。杜美格來巴黎組織反動勢力所歡迎的政府。法西斯主義找到了這個人幫助他們獲取政權。但政權不可一旦獲得，須逐步進行。事件雖延緩，却更有把握。但是這個運動是命定了要受打擊。有大力量起來阻擋法西斯主義的前進了。法國勞工階級，被二月六日的槍聲驚起，深深感覺法國法西斯蒂的企圖的不淑，在共產黨的決心領導之下，組織了全國的團結，加入鬥爭，用他們的決定的意志和權力阻止法西斯蒂前進。

第十二章 各法西斯蒂同盟會的組織

在各法西斯蒂同盟會中，以火十字團運動最能實現法國法西斯主義的希望，而這在兩年前是不爲人知道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火十字團頓然出現引人注意，牠在赫理歐爲主席而外國大使都在座的和平會議上橫加干涉。

火十字團現在有多少團員呢？團長拉克少校說有七十萬人，且每月有數千新團員加入。但這是胡吹，無疑，他是把成立以來的團員都算在內，但有許多已經退出了。如論如何，七十萬是胡吹。現在火十字團大概有二十萬團員，從他們的軍事組織以及內戰和反動獨裁的目的來看，這個數目是已足引起危害。

火十字團團長拉克在軍中的成績十分平庸。他生於一八八六年，一九〇七年畢業於聖胥爾(St. Cyr)軍事大學。他在撒哈拉及摩洛哥服務九年，大戰時在德國前線上服務兩年，戰後在福煦將軍參謀部工作，後來又回摩洛哥，四十四歲時

才任少校，在軍界上他知道沒有大發展了。他憤然離軍從商。他被任爲預備軍的中校，在電力公司工作。由於後台老板的提拔，他從一千五百法郎一月的書記升爲五千法郎一月的經理。

他同時加入了凡爾賽區的火十字團，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因鑽營而得爲該組織中行政會議的委員。他設法操縱這個現成的組織。因香水商人考代（Coty）之幫忙，他排擠了創辦人兼團長——哈老，假名大道（Hansl, alias d'Arroy）——而自爲領袖。

他的才能是中庸的。他的智力言語僅如下士。他很多地方像布郎艾（Boulainyer）將軍，沒有主義，沒有決斷。他沒有任何新主張新計劃。盲目的服務是他的主義。這個做手勢的獨裁者相信「神祕的火十字架」獲得權力。他放棄了公爵稱號，舉止很像兵士而不像校官。他冒充爲人民服務，但行爲却惡劣。他向部隊說戰爭迫在目前，使他們永遠不明所以，但他的無決斷是著名的。這個人就是——

意送來的人。」資本主義的寡頭，想用法西主義救他們自己，只得利用這個組織，但法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巨大，不是因為拉老克力是可畏，乃因為法西斯主義是大資本家切望的解決法，拉老克只是他們手中的走狗，容易被人排斥的。拉老克只能在最後工人階級打擊資本主義寡頭的候時被他們打倒。

火十字團是四個團體組織成的，牠們是：火十字團、老兵團、國民義勇團，和法國社會運動團。這些團體是軍官領導的，組織有如軍隊，目的是在內戰。有人證明火十字的組織有如軍隊，上面有一個司令，他發施號令與突擊令。爲了巷戰，爲了大規模的內戰，火十字團不斷地作小規模的戰爭行動，作試驗的動員。

火十字團隊伍隨時準備。每星期開三四次會議，情緒受到激烈的煽動。他們坐汽車走二三百啓羅米突，以便戰事發生時知道集中。拉老克在黑姆（Rheims）城有過特別的檢閱，有如希特勒。他檢閱時，有各部的掌旗官站在他的四周；他慶祝穿白制服的飛機師，和三十個穿制服的紅十字護士，這都是將來對法國人民

作戰時用的。

火十字團團員都受軍事訓練。他們的命令都用軍事的名詞，這是內戰的真正教科書，火十字團、老兵團、和國民義勇團皆是成人，男子年屬十六歲的可加入國民義勇團。法國社會運動團包括十六歲以下的男子，女子，老人以及顯花三十法郎訂閱火十字團雜誌（Flambeau）的人。

這四個團體都是獨立的，只是有共同的領袖拉克，牠們有三個聯合委員會，組織，情報，宣傳。每個組織分成各地的區隊，大城又分地區，如一城有四十人以上即可成立一區隊。假如一處的人數不夠，則一區隊的範圍可以伸展到城外或附近的鄉村。每區隊有一區隊長，他任命委員會。這個組織完全是軍事的。團長有參謀團，指揮全體的隊伍。訓練極嚴格，部下須絕對服從命令。

每區隊分成百，卅，廿，五。這個團體有突擊隊。他們擔負重要的使命。巴黎和附近的團員分成十個突擊隊；每隊由五六區隊組成，在示威時一同遊行。突

擊隊包括火十字團和國民義勇團。每個突擊隊長都有一個汽車傳令員，藉此而與下面的各區隊和總部連絡。保護拉老克的有一特別的「飛隊」。

這些突擊隊是最盲從的最侵略的分子組織成的。他們是法國內戰的真正突擊隊，他們的領袖要做法國的希特勒。火十字團有完全武裝，有步槍和機關槍，武器藏在許多大庫中，特別是在布西（Berthe）區的富農之家。許多團員有自備汽車，還有大運輸公司的董事在這個組織當中，這表示他們的都市或各省的區隊可以迅速地移動而不用鐵路。拉老克的內戰軍有一百五十架以上的飛機，有時也舉行檢閱，例如在阿爾吉亞的司馬城，火十字團在公路上游行時，並不一定穿制服，有旗幟，佩徽章（他們的徽章是軍事十字架上刻着骷髏的銅牌）。他們四個、六個、或三十個人一隊，步伐一律，偵察在前，軍官在旁。軍隊集合時，火十字團總部參謀處即用預定的言語和祕密的法典。

火十字團是法國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中堅。此外，還有四個別的同盟會，是法國

行動團，青年愛國團，法國聯合會，法國主義團 (Francistes)。這些同盟會在各人雜誌上互相攻訐，認爲對方賣國，但他們目的相同，雖有小衝突，却仍能聯合一致。

法國行動團專門訓練爲了巷戰和內戰。在巴黎區有五千到一萬有武裝有訓練的團員，他們從過去的戰鬥中獲得不少經驗。

青年愛國團是一九二四年五月選舉之後成立的，目的是要消滅「革命的危險」。領袖是大丁格 (Tattinger)，團員大概有幾萬人。國民義勇團是這些同樣的人，但補充的人數不多，又改組了稱爲人民國家黨，

青年愛國團也是軍事性的組織，是法國第一個有巷戰團體的組織。這些巷戰團體佩帶短棍手槍，他們是青年愛國團的突擊隊。大學裏的區隊，也是照軍事形式組織的。青年愛國團以軍規管理。下面是該團章程目錄：

「一，關於活動單位的條文：活動團體的組織——各省團體的特別章程——

集合——點名——閱兵——命令——符號——徽章——衣服——運輸。

「二，守街——行列式過街——封鎖街道——行走變封鎖——街寬二十碼時的辦法——街寬二十碼以上時的辦法——封鎖變行走——攻擊敵方之行列式——休息——單位，百人隊之守街……。」

汽車通行時，開車人旁邊坐着一個小隊長，照章要攜帶武器。

法國聯合會以法西斯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為中心，也有軍事的準備，首領是退伍軍官海老，且用羅馬式儀節，穿藍衫。這個組織為香水商人考代的法西斯刊物人民之友所擁護，自火十字團得勢以來，法國聯合會新團員便日漸減少。巴黎的人數只有二三千，大都是未受教育的北非洲工人，貧而無知只能屠殺法國人而已。

和考代共同辦人民之友的比卡 (M. Bucart)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開始了法國主義團的組織，並在無名英雄墓前作奇怪的宣誓。他的主張是「國家之上有一首領；組合的代表制度；集中的與地方的行政制度；嚴格的訓練。」軍事的性質也

很顯著：突擊隊，藍衫，交差皮帶，長靴。

他們從流氓惡棍之中招募新團員，招募飢餓的工人，並招募亞爾薩斯洛林某些工業區的工人，在那里資助法國主義團的鋼鐵廠主以除名要挾工人們加入，雖然如此，在巴黎只有二千團員，在全國只有一萬團員。這個組織有軍器。他們常常有團員分成三行演習的照片發表出來，第一行平臥地上，第二行跪着，第三行站着。他們當中有一個從意大利來的法西斯蒂軍官教練他們。這里有一個他們的「行動計劃」：

「戰爭的必需材料須放在指定的地方，在『J』日的廿四小時以前，各人須備兩日的用品。『J』日係在行動開始前一星期通知負責的指揮官。在規定之日，先鋒隊必須具備一切的攻擊及預防品。飛機『k』也加入行動，並聽第二隊指揮官的命令，作偵察工作。」

法西斯蒂各同盟會還有包圍巴黎區的計劃。假如巴黎是在工人手中，或社會

主義者或民主政府的手中，則這個計劃即要實行。因為這是火十字團誓必摧毀的。這個計劃還詳細說到在圍攻的軍隊由汽車從外省運來而於預定之點攻圍巴黎時，城內的火十字團即起事，火十字團的飛機即轟炸並肅清巴黎的「紅色邊郊」。

納稅人聯合會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人數有七十萬，並印行一種月刊，名納稅人雜誌。這個團體的領袖是當杜爾 (D'Anthouard) 侯爵，德瓦賽華 (de Wassewas) 和拉施 (Larage)，其目的並不名實相符，注意財政技術問題，却完全是在做法西斯蒂的激動。這個團體數年來在雜誌上，會議上，標語上企圖作成屠殺左派和極左派議員的運動。他們造謠說一九二九年的公家費用並未用於公家，却由銀行給了左派的政黨，一共有一五、〇〇〇百萬法郎。這個法西組織也曾盡力預備二月六日的屠殺，事前曾做許多攻擊議員的行動，例如攻擊激進黨議員家格 (Jaquin)。在二月六日，這個團體也做了最活動的工作。

這個法西斯蒂同盟會要求團員抗稅而推翻政府。在二月六日以後，這個團體

即宣言：「各種已反抗的納稅人，不願再有違危害人民與國家的犯罪，決定立刻停止付納各稅，不借款給政府，並從政府機關支出一切的存款。」

這個同盟會在二月六日的前幾個月即預先說到藉屠殺及推翻政體而攫取議會。納稅人雜誌說：「我們要進攻盜賊的中心波明宮，必要時，我們就用鞭棍來肅清這個『飯桶議院。』」

第十三章 鄉村的法西斯主義

一九三〇年以後的農業危機引起集體組織的發展——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法西斯主義者利用鄉村一般人的不滿，而企圖組織農民。出現了三個團體：

農人黨 (Parti Agraire)，農人行動會 (Comités d'Action Paysanne)，和東方會 (Comité de l'ouest)。這些組織目的在榨取農人，他們因市場收縮，農產物價低而受傾敗之威脅，受大磨坊主和中間人剝削，受稅賦剝奪，他們在物產無出路時以高價購買大托辣斯的肥料，和農具，致成爲贖債者；他們又恨國會，因爲通過的立法有害於他們的利益。法西斯主義在農人的不滿與忿怒中找到了好領土；牠極力動員農人們反對保險法，反對議會制度。

在鄉村作法西斯運動的是什麼組織呢？農會是地主組成的，實際上只是統計的機關，他們未被准許作任何全國的組織。其勢力不能與商會相比，法國農人會始

於第二帝國時，又於一八八六年和許多反集體的農業團體聯合，其中分子是大地主和富農。這是第一次全國範圍的組織的企圖，但只限於上層。

大戰後，曾有人企圖像工業一樣組織全國農業總聯合會(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Agricoles)，但其活動不能和中心的工業組織相比，且勢力又小，因此要找更好的組織。

一九二八年末，有些煽動者組織了農人黨，目的是動員農人反對工人。危機發生時，農人黨受法國農人會和東方會幫助，試圖在鄉村作法西斯蒂運動，農人行動會也想作這個運動。他們利用各種藉口，特別是利用農人不遵從社會保險法而被收稅官扣押財產的事。農人黨爲阿格李可拉(F. Aricola)所領導，受公、候、伯爵們贊助，自稱保護農人的唯一組織。黨的領袖們自認不是左派或右派的政客，而是反對舊黨的人，主張利益被騙的農人階級所獲得的政權，應該相等於他們的人數和經濟地位。他們宣稱反對托辣斯，國際金融，馬克思派，投機者，

官吏特權，飯桶腐敗的政客和議員，而主張保護關稅政策，和農產品價格的重行調整。

由於煽動的演說，農人黨獲得了相當的選舉成功；牠辦一種週刊，牠在鄉村的勢力是不可輕視的。農人黨不是指導農人去反對壓迫他們的資本家，却指導他們反對貧窮的兄弟，工業工人。農人黨領袖和工業及金融資本家，和農村貴族，和農會攜手而作法西主義運動，其目的是動員農人而保護資本主義的社會。鄉村煽動者說工人是從農人貧困而得利益的人，並激動農人反對工人，即是因為這個原故。

農人行動會集合了因防護本身利益而有各種政治主張的農人，總數有二百五十萬；這個組織是在煽動的言語之下做成法西主義的大眾基礎。其主要目的是把農產品賣得最高的可能價格，因此他們與農會勾結，農會利用農人來推進保護鄉村紳士和中間人利益的政策。

農人黨是紳士和大地主領導的，他們是傾敗農人的真正原因。和農人黨相同的第三個鄉村法西斯蒂團體是紳士煽動家道埃（Dorgères）領導的，他的真名是大盧（d'Halluin）。他組織了東方農人保護會，用極端反動議員大古（D'Harcourt）的錢辦東方農人進步報（Le Progrès Agricole de l'Ouest），他不斷地在報上說：農人貧困，共和、議會和官吏應負責。他選了法國西部各省作反動的活動，這裡是保皇黨和農人反革命的傳統根據地。道埃組織軍隊，供給綠衫、設備、軍官和指揮官。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週刊格林瓜（Gringoire）上有這樣的話：「道埃能在二十四小時內調五萬農人攻擊巴黎，這是突擊第一隊。道埃和不列丹省農會會長布東拉（Bourdonnaye）勾結，他是火十字團團員，某火油公司的董事。道埃是貴族和工業巨頭的傀儡。」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麥價跌落一百法郎以下，德活（Dreux）和沙多杜（Châteaudun）兩區的九十七個縣長辭職，表示同情農人的抗議。在十月五日，巴黎瓦

格拉姆廳(Salle Wagram)有數千農人聽反對議會的專家演說。散會時，他們強迫農人到玉蜀黍交易所去，作象徵的行動，拭去牌上的麥價。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巴黎另有一個集會，會中有人高呼「到下議院去！」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前兩個月，農人法西斯蒂即在一百個外省鎮市發宣言，說，「法國農人階級堅決地要求，獲得他們在政治經濟生活上應有的地位。」並且採取直接行動。鄉村法西斯蒂的煽動當然和二月六日事件有關。這三個農人組織都猛烈反對議會，並且假若法西斯蒂在巴黎暴動成功，則拉老克就有了基礎去贊助鄉村的行動。因此可以說，鄉村法西斯蒂同盟會即使不在二月六日作行動，却間接地盡了他們在這整個運動中的責任。

二月六日以後，法國法西斯蒂運動加強、調協、組織起來了，這三個法西斯蒂農人組織爲團結收效起見，也併成了一個農人戰線(Front Paysan)，道埃便是其中主動人物。他增加了集會次數，用更激烈的語言。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魯昂

(Rouh) 拒絕納稅，提出銀行存款，且說「我們一定要帶着木叉去打議會。我們一定帶着槍射擊進去。」

然而，由於開明工作的結果，在人民戰線的打擊之下，農人戰線迅速瓦解，在鄉村失勢了，人數減少，退出的人日多。道埃的煽動揭穿了，現在要看人民戰線的努力，牠的團結和力量，去決定農人大眾將退出煽動家的法西斯蒂組織，還是認識他們的真正敵人不是工人，乃是榨取剝奪他們的紳士，而把他們在反動與榨取的旗幟之下打倒。

第十四章 天主教給法西斯主義的幫助

與法西斯蒂同盟會並進，法國天主教勢力給了社會反動戰線以有力的幫助。

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選舉之後，刀劍和天主教士共同去爭取政府重行承認教會命令。卡司代老 (Castellan) 將軍藉全國天主教聯合會之力而動員了二百萬簽名贊助人。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普恩嘉來選舉之後，天主教聯合會宣稱「國會中二百七十七個議員，無論是不是天主教徒，都同意贊助天主教的要求，他們如無聯合會的幫助則不能當選。」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議員皆有不同的許諾。同時，一九二六年，青年基督徒工人會 (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 第一部在克里支 (Clichy) 成立，三年以後，天主教的工人軍隊有了三萬人。

天主教教會努力煽動的活動，企圖深入工人大眾，引他們加入。一九二九年七月凡地岡教廷有信給李納 (Lienart) 主教，說羅馬方面贊助法國北部紡織工業的

基督徒工會反對僱主聯合會。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教會在四旬齋通告中，關於恢復社會秩序，說道，「這個時代第一引起我們注意的不只是財富集中，並且還有大權的累積，武斷的經濟權操在少數人手中，他們不是主人，却是大托辣斯與經理，他們任意支配資本。」

教皇皮優士十一世反對自由競爭和階級鬥爭。為恢復基督精神，必須聯合工人與富豪，組織「組合」，各種工業部門中的人員合成一個團體，贊成組合國家，抹殺工人，這不是法西斯主義嗎？這個反動計劃和煽動行為共同進行；書記們盡力拉攏工人，特別是在法國北部，同慈善團體和運動會來拉攏。

然而在法國基督教工人聯合會中的主要成分是：書記四萬人，紡織工人一萬二千人，鐵路工人一萬一千人，鑛工六千人。這個數目比之普通工會的上百萬的人，是很少的。因此教會很難深入工人階級，即在選定的環境適宜的地方也不行。再者，基督徒工會的工人們會許在戰鬥中和工人兄弟們攜手，他們已經有過

許多例子。

但天主教的主要大眾是在工人階級之外——是反動的資本家和偏狹的保守的中層階級。在革命勢力與法西勢力的鬥爭中，教會贊助反動的勢力，牠一向是如此。

第十五章 法西斯蒂各同盟會的目的

我們討論了法西斯蒂各同盟會的組織，現在再看牠們的目的。法國行動團成立於一九〇五年，是保皇黨組織的，主張恢復絕對的君主專制，他們的理論家繼承十九世紀反動者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波納（Bonald）的意識傳統。在政治經濟方面，他們贊成「組合國家」，十九世紀反動作家杜班（Du Pin）的作品中即有此意。很奇怪，在海外鼓吹法西斯主義，狹窄國家主義和侵略的人都是法國反動哲學家——戈必老（Gobineau）贊成希特勒的亞理安族，杜班贊成墨索里尼的「組合國家」。法國行動團，在毛哈（Mauras）領導之下，曾左右法國政治，直到一九二五年還影響教會的任命。但羅馬方面認為法國君主專制已無望，並發現毛哈的異教主義及其對於天主教優勢的威脅，而於一九二七年初，教廷公然指責法國行動團，但這不能阻止法國行動團為最反動的社會及教會政策的鬥爭。

火十字團，法國聯合會，法國主義團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個問題是無庸懷疑的：法西主義在法國的成立，民主自由的壓迫，工人的遏制，墨索里尼，希特勒式流血恐怖獨裁的出現。拉老克的計策伶俐，他想部分地隱藏他的炮隊。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公共服務這本書裏，他只說些空洞的泛論。但在這個計劃之下，在他的言語中，可以發現一點東西。「爲了法國這個政治，地理，精神，與傳統單位的補救與繼續……我們要和法國的殉道者密切連絡：我們曾以新的活力給與國家的神祕主義，牠富於創造力，英雄主義，克己精神，和力量——如貞德，代諾 (Fontenoy)，華美 (Valmy)，孟米哈 (Montmirail) 凡爾登的時代一樣。」這些美麗字句是什麼意義呢？指出了什麼解決法呢？法西斯蒂獨裁，精神至上，門第重生，傳統禮儀，階級混合，階級精神融合，組合制度，盲從主義，與仇恨外國人而已。

拉老克和希特勒一樣，所主張的制度是「補充領袖們」，「和爲人信任的人

們」，他們「必定是任命的官員，反對階級鬥爭而主張社會階級的友愛混合。」他還說「階級鬥爭的學說是騙人的，……貴族，資本家只是舊的文字。」階級是不復存在了。「他主張「公民幫助」，廢除工人在資本主義共和國的微弱勝利——用社會保險法開始，其中條文大都不利於工人，而其主義的效力是法西斯主義為資本家寡頭政治效勞時，所不能承認的。拉老克還要取消國會，解散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工作和互助會，而創立組合國家，在包括各種工業勞資兩方的許多組合之上，是經濟委員會，牠的決定總是為了大僱主的利益的。

在外交方面，拉老克自傲他自始即反對國聯。他主張：法國成為權力中心，法國不應在國聯之內追求和平政策，却要採取以鞏固聯盟為基礎的威望政策。法國不同俄國來往。他熱烈地贊成墨索里尼，主張和希特勒攜手。為實現權力政策，拉老克要求大陸軍，強海軍，和現代化的空軍。

拉老克的根本思想是：完全抄襲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主義，為了適合被

危機所傾敗的法國中層階級的趣味。拉老克在他的軍隊中創造軍事神秘主義，這可幫助他獲得獨裁權。在他的週刊火把中，他說，「我的鐘聲響時，我們要一致站起。我們的訓練和自制將保障我們行動準確收效。」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的演說中，他說「我們當權的時候近了，很近了。我們的危機要在試驗我們的機會的時候才出現。這個時機快到了，警察懷疑我們，並且佈防；讓我們使他們警備，一次、兩次、三次、六次；第七次便是時機。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被擒的。於是政權歸我們了。」

拉老克常常動員他的軍隊，集合他的汽車隊示威。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他說，「注意！時候到了！敵人駭怕了。在H的時候就要動手，我們要在H的時候行動。」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有一個新的威脅，一個新宣言要立刻獲取政權。拉老克笨拙地暴露了他的同盟者拉伐爾真相，說，「也許政府睡着了，但別人能夠起來做。各省的同志們正在等候暗號。」希特勒在上台前數年說「人頭亂

滾！」拉老克也希望流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對於激進黨，他說，「激進黨的國會，蟾蜍赫理歐，我厭惡他們！……我們預備了。國家需要強的組織；我們有我們下了命令。領袖們得了警告。沒有無用的犧牲。只要流一點血力！法國正等着！」

在阿爾吉亞，火十字團舉行集合，並且有飛機，拉老克在那里說他要立刻行動。在沙特爾(Chartres)他說，「火十字團，今天晚上你們武裝守夜，我們的主張最多幾個星期之內，就可以實現了。我向你們發誓，我們要取消議會制度！」在暮蘇(Mouzeaux)他更肯定地說，「決定和實現的時候到了……我們要指揮……我們要取消國會……明天，後天，或者兩個星期之內，我可以下動員令討伐伯倫，達拉第，卡金的革命。努力組織，添募，最後，信仰你們自己！」拉老克有一個巴黎區隊的領袖說出了主要的計劃如下：「墨索里尼進攻羅馬之前預備了三年。希特勒做總理，預備了七年。火十字團才只有兩年。牠要獲得政權，恢復法

「國整個的光榮。」

爲反響拉老克的中士言語，法國聯合會反復地主張暗殺。法國行動團長於鼓吹暗殺。在大戰之前，他們暗殺若海（Jaurès）。現在又說，「伯倫和卡金都要逮捕槍斃。」法國行動團因爲一百四十個上下院議員在意大利侵阿時要求國聯實行義務，故在機關雜誌中主張暗殺他們。法國行動團信仰墨索里尼，認爲信仰國聯和法蘇公約的人是一「和平的刺客」。「你們一定要有一把手槍，一柄屠刀，去殺和平的刺客，他們的名單你們已有了。」而拉代爾政府中司法部長反動的拜拉爾（Léon, Bernard）反默然。他並且對於一切暴動和暗殺的挑唆，對於法西斯蒂向機關及個人的威脅，在公路或公共集中的暴力行爲，對於法西斯蒂破壞房屋，都保持有系統的沉默——這些犯罪行爲依照法律是應該嚴辦的。

鼓動暗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人民戰線領袖，二月六日在位的部長，互助團團員，贊助國聯的人，——這是法西斯蒂報紙的主要題材和

整個的意識。

法西斯蒂作家拜好(Henri Berand)在二月六日之後，要達拉第的頭；卡好特(Gakotte)認為贊助國聯的人是「黑種人。」海老(Renard)要法國聯合會的會員記住議員的地址，好在暴動的時候攻擊；道埃要農人「帶木叉去打國會，帶步槍射擊進去」——這些鼓動的材料表示法西斯主義也是資本家階級弱點的一點標記。

第二部 反法西斯戰爭——人民戰線的興起

第十六章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

二月六日是預定的法西斯蒂暴動，是寡頭政治對於議會政體的武力暴動。這個運動是老早計劃的，執行的時候是因為危機和許多政治欺騙以及斯太夫斯基賄賂案合在一起，而輿論最宜於暴力的干涉行動。但法西斯蒂沒有注意到工人。工人階級的回答是迅速而有效的。

在二月六日共產黨也組織了反示威。在七日，巴黎近郊響應，情緒激昂。達拉第政府辭職，前任共和總統，反動的杜美格上台。

問題是法西黨會不會因為二月六日第一次暴動的成功而繼續作攻擊的行動，

攻擊工人階級的組織，摧毀他們，在法國開闢一條法西斯主義的大道。他們沒有成功。雖然政府有禁令，雖然資本家組織「和平政府」並主張鎮定，共產黨却於二月九日在共和廣場示威，主張恢復巴黎公社。

那個值得紀念的夜晚對於將來的事件發展有重大意義。這是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阻礙。人民大眾的先鋒隊的英勇戰鬥，他們不用武器和法西斯主義及保護牠的警察戰鬥，這是向反動勢力，寡頭政治，牠的恐怖主義者表示工人也出發了，表示他們不旁觀，表示大眾去贊助行動中的隊伍。別的人士，別的階級將因工人之要求而協助他們，假若如此，法西斯主義便要滅亡了。

在二月九日，巴黎公社的孫兒們，巴黎和赤色近郊的工人們加入了共產黨去打倒武力，作了一次五小時的有效戰爭。從下午七點到半夜，共和廣場和巴黎東區充滿了示威者的戰爭口號與呼聲，馬蹄聲，軍隊巡邏，警察汽車全力向羣衆衝，槍聲不絕，傷者呼號。

許多社會主義的工人離開了被看守的地方而加入了共產主義的兄弟們，戰爭在工人區，那里的居民盡了全力幫助示威者，並且向政府的武力擲了無數的石塊。工人唱國際歌。「聯合行動的呼聲」響了一千遍，夾着「把季阿卜下獄！」的呼聲。

發生衝突的地方超過東門，北門，達到聖馬丁運河，神廟樹道，司特拉司保樹道，聖毛爾路，這裡都有防禦。警察不加警告即向羣衆放槍。在東門有了激烈的戰鬥。示威者用街道鋪木和樹旁柵木防衛自己和警察對抗。有了安靜的間斷，共產黨員即向大衆說話，提出那一晚的革命意義，喚起行動一致的熱情。

當工人從沙若因街，拜未街，麥尼孟當街去幫助他們同志的時候，全體警察和反動勢力都在攻擊巴黎工人的先鋒隊。法西斯蒂暴動者侵襲咖啡館時，放火燒公共汽車時，巴黎男女工人，懷着驚人的階級精神，十分誠實地盡革命的責任。

戰事在半夜停止，工人死六個，受傷無數，被捕一千二百多人。

第二天，共產黨發表宣言，表示二月九日的意義：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巴黎工人舉行了英勇的示威。有上千的社會主義工人參加，聯合的工人階級表示這是有力量地反對法西主義的戰鬥。在聯合戰綫基礎上的階級行動使資本家階級恐怖了。」

「今天在工廠裏，工人們要憤恨昨天的放槍。無論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主義者，他們都要在工廠裏集合，加強他們的團結力，作共同的鬥爭；他們要選舉工人聯合戰綫委員會。藉罷工運動，示威，和星期一的大罷工，他們將打退法西主義和槍手，全國聯合政府。法西主義是可以避免的。牠的失敗要靠工人和共產黨的工作。」

第十七章 二月十二日的大罷工

二月九日的戰爭引起了外省工農的熱情。在戰爭中打死的共產黨，並未空死。他們的犧牲促成了行動一致，工人和人民大眾的改組，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的大罷工的勝利。在那天，有二百五十萬工人離開工廠。參加示威的有一百萬以上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左右兩派的工會主義者。巴黎區的罷工者的比例：郵局工人，百分之九十；教員百分之八十；官吏，百分之七十；國立工廠，百分之百；印刷業，百分之百，私人工業，百分之八十五；金屬工業，百分之七十五。

在文生的示威是要喚起人民大眾，他們反攻擊的能力遠超過法西斯蒂的攻擊。這是向階級之敵表示工人有力，有勇氣，有團結。從國家廣場到文生門，在文生路寬道上，人手成林，表示挑戰，紅旗及字牌成海，口號是打倒法西斯主義；

在這個不可阻的巨大人潮之上，呼聲震天，不斷地吶喊「聯合！聯合的行動！」表示不可動搖的不能抑制的羣衆意志。

成千成萬的男女進行，唱歌；十五萬巴黎工人表示有訓練的力量和社會主義的信仰。反對這個示威的，法西斯蒂冒險者，腐敗的財政體和大小的斯太夫斯基的力量如何呢？這誠然是工作、下級、誠實人的法國，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貧窮，反對戰爭。在意德發生的事在法國不會發生的！

法西斯蒂報紙抑壓火燄；牠們否認大罷工的範圍和文生門示威的成功；牠們稱參加的工人，在示威中沒有破壞行動的工人爲「下流的人。」這種漫罵只表示他們的煩惱。法國的工人，在巴黎的和在各省的，因共產黨的激動，打退了法西斯主義的第一次大屠殺。

在埋葬死于反法西斯戰爭的英雄工人的時候，情緒是緊張的。深深感動沉默大衆站滿街道兩旁，送殯的行列從中通過向墓地而去。可以說全巴黎的工人皆來向

最好最勇敢的遺體致敬。男女工人看着柩車上蓋着紅旗，後邊的車上堆滿了花圈，感到驕傲與哀傷：他們因死者而認識他們自己，並立誓為他們復仇，繼續他們的工作。

在二月十二日以後，在共同哀傷和共同驕傲中結成了行動的一致。

第十八章 工人階級聯合

反法西的二月九日與十二日，在參加此次活動的各政治團的下層單位的關係上，創造了一個新的局勢。共產黨為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而作不倦的宣傳。

在全國法西斯蒂活動的地方，共產黨也領導強有力的反示威，並且為反應他們的請求，聯合行動委員會在各處出現。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至六月，在魏法西的杜美格政府時代，在巴黎舉行了九百三十次反法西的公共集會，二十二次示威。

反資本家階級與反法西主義戰爭的勝利依靠一個主要的因素：聯合全體工人階級的力量在這個鬥爭中。這是利益與工人階級相同的共產黨不斷地努力，不顧一切困難，完成聯合戰線的原因。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法國社會主義黨在土耳其大會中，因少數社會主義者反對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而分裂。此後，共產黨曾多次努力重行聯合法國工人階級，

有好多次提議和社會主義黨聯合，但皆無滿意的答復。例如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共產黨寫信給社會主義黨提議共同在市政廳示威，強迫通過大赦案：這被拒絕了。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共產黨向李也的社會主義黨大會提議共同反對佔領魯爾區，這又被拒絕。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一九二四年一月廿四日，又向社會主義黨提議組織農工集團，在一九二四年選舉中反對資家政黨，這又被拒絕。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及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與三月十二日，先後提議聯合戰線，都被拒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四日，提議爲一九二八年選舉組織聯合戰線，又被拒絕。一九三二年，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提議在阿姆斯特丹開反法西斯大會，共產黨贊成，社會主義黨反對參加，並開除赴會的黨員。一九三三年三月，社會主義黨報紙人民公然反對聯合戰線。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以後，甚至於在十二日文生門共同示威以後，社會主義黨仍然不回答阿姆斯特丹反法西斯戰爭委員會的提議（五月十五）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救代曼（Thaelmann）的請求（五月廿七）。

歷年來共產黨努力完成聯合行動，並連結工人階級的力量。牠最先響應一九三二年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的提議，要求一切工人階級組織，一切文化及社會組織，及一切工會加入這個世界反戰爭大會。共產黨熱心贊助這個大會，並力求一切反戰勢力的團結。一九三二年八月，大會在阿姆斯特丹舉行，大家熱烈希望工人聯合，報告參加阿姆斯特丹大會的集會，引起了全法國許多人的注意。

共產黨對於阿姆斯特丹大會的成功頗有貢獻，對於巴黎下來也應舉行的反法西斯大會的成功也有貢獻。共產黨這些巨大努力的報酬是一九三四年二月以後反法西斯聯合戰線的迅速進步，和成千成百的參加示威的人對於共產黨政策的贊成。

自二月六日至七月廿七日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黨聯合行動條約的簽定，是共產黨努力完成反法西斯，貧窮，與戰爭的工人大眾聯合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被道黑 阿特 (Doriot) 的欺騙所注意，他先以虛偽的批評看共產黨政策，不久即迅速地流入反革命活動，最後便攻擊蘇聯，贊助親法西斯的拉伐爾，甚至墨索里尼和希特

勒，共產黨為實現聯合行動的不斷努力收到了效果。一九三四年五月社會主義黨的士魯斯大會表現社會主義黨工人對於聯合戰線的態度，在這個大會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投票贊成社會主義黨加入阿姆斯特丹——卜來也運動，贊成派代表去莫斯科和共產國際討論能夠使社會主義黨與共產黨聯合行動的條件。

五月二十九日共產黨向社會主義黨提議聯合組織反對政府經濟命令的運動，又被拒絕。一九三四年七月共產黨全國大會在伊夫利舉行。這時候最迫要的工作是大規模地迅速集合一切反法西的勢力，去反對全國聯合政府為法西主義所取的政策。共產黨決定加緊保護工人經濟利益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鬥爭，好更有效地聯合並組織革命勢力，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獨裁。同時，共產黨決定盡力在使工人階級加入戰爭之外，還使中層階級在沒有被法西主義吞沒之前加入戰爭。共產黨全國大會向工人和社會主義黨執行委員提出新的要求，而被社會主義黨所熱烈歡迎，共產黨的聯合運動打破了一切阻礙，超過了一切障礙。一九三四

年七月二日，塞因區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第一次同意組織聯合集會反對法西斯主義，營救代曼。

七月八日，十萬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工人在巴黎示威。

於是共產黨又提議反法西斯的聯合鬥爭。社會主義黨全國委員會訓令永久行政委員會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討論聯合行動條約的條文。幾番討論後，聯合行動條約於七月廿七日簽定。

問題的爭點是組織反法西斯的聯合行動。共產黨主張用罷工反對經濟命令，與工會聯合。社會主義黨反對，聯合行動，須基於兩黨打倒法西斯主義之工作的調協，於是同意雙方停止攻擊與批評，這個條約還規定了組織反法西斯反戰爭的大集會與大示威。

共產黨久望的而上萬的工人在行動中已實現的聯合戰線，終於這樣地成功了，這是二月裏工人自行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必然結果。聯合行動的效力是促進

工人大衆的戰鬥精神。全國各處舉行大示威，向法西斯團體表示，他們的活動只替他們賺得全國工人階級對他們的普遍責罰。在大戰的二十周紀念日，五萬法西的人在潘代昂(Panthéon)示威。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十二萬工人參加人道報在加支舉行的集會。要求釋放代曼的會議有二萬人參加。在十月二十四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共同委員會召集的會議有三萬工人參加，反對政府的經濟命令，要求解散法西斯蒂各同盟會，並贊助西班牙革命。

第十九章 人民戰線的興起

現在法國人口的中層包括五百三十萬農人（自耕農與佃農），一百二十萬獨立工人和小工業僱主；一百萬小商人——將近七百五十萬「中間的」法國人，和一千三百萬的工資工人及奴隸工人，總共有二千一百萬人。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即想到工人和中層階級的聯合行動。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他們更主張工人和中層階級的聯合，指出工人是後者的天然領導者。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在向共產黨同盟會的宣言中指出革命的戰策，並且肯定地說工人一定要聯合農人和中層階級。馬克思在路易波納巴特露月十八日中也論到這一點。一八七五年，馬克思說，認中層階級是和資產階級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個反動集團」是錯誤的。

遇到法西斯蒂危險，法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認識了必須集中一切工人的力

量反對這種危險，並引起一切的工人階級作反法西活動。這個路線的第一步驟是在激進黨大會的前夜，這是中層階級代表的黨。一九三四年十月廿四日道海（Maurice Thorez）在爾特城該黨的大會上演說，並且提議鑒於反動與法西主義的威脅，應該成立一個「爲自由工作，與和平的人民戰線。」

九個月後。全國教師聯合會的秘書代馬（Delmas）採用「這個共產黨提出的光榮政策，」在一九三五年教師大會上指出這個政策如何勝取了大眾，以及牠所引起的新力量。激進黨的刊物共和承認在反法西戰爭中工人和中層階級的歷史的聯合之重要，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說道：「後代要感謝共產黨在成立人民戰線中的重要努力。」

無須說，起初有許多人反對人民戰綫，但其好結果及其給與反法西戰爭的動力，現在是顯而易見的。社會主義黨全國執行會不贊成，並且表示疑懼，給以妨礙。但共產黨在報紙，標語，集會，下議院演說，及廣大公共討論會中的熱情勝

取了工人和中層階級的贊助，他們歡迎人民戰線做解放他們的工具。

共產黨在大眾反法西斯戰爭中做了決定的角色。因為他是相信列寧和斯大林的，並能幫助工人避免了若海（Jarvis）和格斯德（Guesde）的雙重錯誤。若海受了中層階級民主的限制，未曾充分注意到工人階級的利益，並未能注意到在資產階級的自由部分和反動部分戰鬥中本黨的獨立。格斯德沒有策略的變化才能，使他自已處於引起人民大眾的鬥爭之外。

共產黨不承認資本主義的黨派全是反動的羣衆，也不相信在戰棋盤上只有兩個對立的軍隊——資本主義軍隊和社會主義軍隊。這種觀念太簡單了。工人爲完成目的計，應該暫時的或永久的和農人大眾及民主的中層階級結合同盟，阻止法西斯主義在法國的勝利，並改變國際的關係於工人有利。人民戰線是一切被資本家和法西斯主義榨取的工人力量的團結；而人民戰線開始了阻擋法西斯主義的前進。人民戰線從工人以外召入新的大眾，新的社會層，因為工人是一切反法西斯活動的勳

力，是人民打敗敵人獲取勝利的組織者。

人民戰線不能和那些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合作爲目的的團體相比，大戰前法國第三共和時代和大戰後的德奧兩國有過不少的這種例子。資產階級用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來辯護鞏固他們自身的權力；共產黨恢復了這個傳統來獲得工人的解放。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的名義，繼承十八世紀百科學者（如孟德斯鳩，盧騷，弗爾泰，狄德羅特）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和著作替一七八九年大革命預備了道路。爲利用他們完成的這個偉大的例子，共產黨只獲取那只是他們自己的東西，因爲十八世紀法國哲學材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源流。法國哲學材料和馬克思的天才連合而成爲辯證的材料，這使列寧和斯大林能夠領導俄國工人階級勝利並實現社會主義。

同時，資本主義者特別是法西主義者，想把人性推回到野蠻時代，他們責罵唯物論，拒絕達爾文學理，舉火燒進步的書籍，推崇本能壓迫理性，系統地贊助

迷信與獸性——這時候，共產主義者是擔負人類未來發展之使命的階級的前鋒，他們是過去領導人類前進的先烈們的合法繼承者。他們力圖「吸收整個人類累積的知識寶富」；他們成爲破產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受託人，他們不但吸引別的階級裏面了解整個歷史運動的人，並且吸引那些重視文化成就的人，就是這個原因。

共產主義者繼承一七九三年雅各賓黨和一八七一年共社主義者的革命力，繼承「第二年」的無褲黨和一七九二年在華姆打敗普魯士人的兵士；他們召集中層階級反對白色的反動，反對如拉老克的貴族。這就是法西主義者和反動的資本家最怕工人和中層階級同盟的原因，當他們看見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示威大隊前兩片旗子的同盟的象徵，浸染君王與封建貴族之血的三色旗，和紅旗，他們發怒，也是這個原因。但人民戰線最重要的結果或者就是他把從前處於被動地位的工人階級帶入政治生活，並且使反法西的中層階級的主要部份和工人合在一起，作階級鬥爭的行動。

誠然人民戰線聯合了利益不同甚至於相衝突的分子和社會階級，但他一定要贊助並爲所有的這些階級的經濟需要獲得勝利——他們是被危機傾軋的小農，被追破產的小商人，被大資本逼得不能生存的獨立工人，和沒有出路的智識份子。不過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能夠政策一致，中層階級却被衝突的利益左右搖蕩。小農和小商人恨而怕資本家和放款的銀行家，却愛護自己的財產。自由職業的代表以爲現社會可以用和平方法逐漸改進。中層階級的反法西態度常有少許盲從的現象，他們對希特勒的仇恨也使他們懷恨法國模仿希特勒的人。中層階級的幻想和成見使他們不能有一致的政策。中層階級的政黨，特別是激進黨，常改變戰線，在國會中投矛盾的票，他們的路綫是猶豫和衝突的象徵。共產黨忍耐地不倦地使中層階級更容易走到工人階級的地位，並且向他們證明工人階級能夠領導大門爭，只有無產工人之外的工人也加入團結，反法西運動和人民戰線的勝利才有把握。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進行聯合戰線運動的時候，沒有企望事實上所獲得

的這樣的驚人成功。共產黨在十二月要求社會主義的工人擴大人民戰線的組織，「讓我們共同在最廣大的可能的聯合戰線基礎上，獲得人民戰線委員會的選舉，不要怕去請求那些現在尚在資本主義組織勢力之下的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布利也一萬五千人的大會中，人民戰線表示了牠是一個廣大有力的運動。於是達到一個重要階段：人民利益同盟會，由於會長巴施 (Basch)，給了十八萬會員的贊助；巴黎區的激進黨和塞因區的聯合工會黨都有贊助。一月二十二日，在列寧逝世紀念日大會上，共產黨重行提出人民戰線的要求：「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的條約鞏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限制了法西斯蒂的活動，趕杜美格，達第歐和馬蓋下野。……目的是行動！要富人付錢，救濟窮人的貧困，方法是：保衛一切工人部分的迫切要求。形式是：在工廠和鄉村成立廣大的人民戰線委員會，去組織並指導行動。」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為反應共產黨，社會主義黨和反法西斯組織的要求，有

十萬示威的人去共和廣場追悼一九三四年二月死於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英雄。在布利也，格郎支阿拜，和苗杜利代的三個集會表示了大眾對於共產黨的熱情贊助。在五月地方選舉和塞因區的州選舉中，人民戰線獲得了驚人的成功。五月十九日在聯合牆的示威人數是空前之多，甚至於資本家的報紙也承認示威的人數在二十萬以上。

一九三五年五月，共產黨在國會裏動議：左派各黨聯合要求解散法西斯蒂各同盟會。社會主義黨，激進黨，共和社會黨，新社會主義黨等都參加會議；他們在下議院中合成了多數，共產黨提議他們應該聯合反對「國民聯合」政府的政策，而採用黨的政策。

人民戰線的思想傳給了更廣大的團體，吸收了許多最初有點懷疑態度的組織。一九三五年六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說「法國的工人有的很確定地覺得他們的命運仗他們的聯合，這是他們在廣大計劃中熱心地和成千成萬的人為和平與自

由而合作的原因，假若用黨派政策，就把這些人排斥到敵人那邊去了。」

第二十章 人民戰線的勝利

阿姆斯特丹——下來也運動引起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戰綫的大集會。這是「和平與自由的審判」，聚集在都城的各門，在布非羅圓場的廣大層台上。一萬個代表第一次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嚴重宣誓，他們負着只有工人大衆方可得勝的大運動的責任。在他們後面，有上萬的人從巴斯地爾向文生門走，經過的近郊都有旗幟，有歡呼聲，這總人在下午宣誓。

在所有的演說中，以人民戰綫的偉大創辦者，杜克老 (Duclos) 的演說最能引起人們情感的強烈交流。所有的代表都同時站立起來，舉起拳頭，先唱馬賽歌，後唱國際歌，這表示在工人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大道上，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是法國民族命運的真正保護人，是過去在世界上做了模範的人的繼承者。一九三五年反法西斯的戰士們聯合起來反對政治的和社會的反動，恢復了法國革命讚歌中本來的

意義。

宣讀的誓詞是：「我們鄭重宣誓，我們團結一致，保衛民主主義，解散法西斯同盟會並解除其武裝，不許法西斯主義侵及我們的自由。我們在恢復共和第一次勝利之生命的今天，立誓保衛法國人民所獲得的民主的自由，給工人麵包，給青年工作，給全人類和平。一十萬個代表同聲高呼「我們發誓。」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的慶祝是人民戰線的真正勝利，恢復了資產階級反動和盲從份子佔去的國慶日的真性質。牠表示人民大眾已經着手，決心摧毀現存的巴斯地爾監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巴斯地爾；特權寡頭政治的巴斯地爾，法西斯主義的巴斯地爾。參加七月十四日大集合之組織委員會的有四十八個團體，其中在第一線的有共產黨，社會主義黨，激進社會黨，社會主義各黨聯合黨，中央工會團體，阿姆斯特丹——卜來也運動，人民權利同盟會，共和退伍軍人會，反法西斯智識階級領導會等。

在巴黎的另一端，在懶惰與奢華區，法西斯蒂集合了麻木的死人頭的隊伍去爬凱旋門。同時，一個巨大的潮流，一個五十萬人的潮流捲動了八小時，在烈日之下，通過了從前許多革命戰士出發的聖安多因舊郊外。沿途各家窗上插旗，並且有震天的歡呼，和極大的快樂與工人大眾相混合，他們在那天又感覺到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歷史使命。在文生門，道海，馬地，巴比塞站在一輛汽車上，郎支文教授和激進黨領袖格慮，和考特站在另一輛汽車上。示威的不只是工人大眾。此外，被他引入行動的，還有獨立的工人，智識份子，官吏，和小店主。這個示威表現了法國的真面目，這個不可解散的左派各種勢力的聯合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法西斯主義者是多末無能。法國的各種工人都在這里，他們不忘過去革命的傳習，相信他們後代的贊助，連兵士們也在內。那天早晨，激進黨議員，下院軍事委員會副會長魯卡曾宣稱：「共和國民知道他們能夠依仗軍隊的忠實，軍隊是人民力量的表現，是全國各家的子弟組成的，對於想用軍隊為個人或少數人野心

的工具的人，將有一個直接的回答。他們祝福陸海空軍，軍官，下士，兵士，水兵，認為他們是保衛自由的國力。」

一九三五年夏秋，人民戰綫繼續發達。巴比塞九月的葬儀是一個重要的示威；自一八八五雨果葬儀之後在作家的葬儀中有過多次的示威。在十一月十一日，——休戰日——人民戰綫中的退伍軍人排成莊嚴的隊伍，在陣亡將士紀念日恢復了牠的真正意義。

不過，在外交方面，局勢暗澀。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的條約中，拉伐爾准許墨索里尼自由佔領阿國，現在他又反對法蘇公約，設法實現親法西的政策，直接反對法國對國聯的義務。他冒充為和平服務，却幫助墨索里尼略侵非洲，他什麼也未做，只是贊助羅馬獨裁者的瘋狂戰爭。他的政策違背國聯原則，並且開了希特勒未來戰事計劃的門。在應該加強國聯非戰力量並聯合一切希望和平的國家作反戰防禦的時候，拉伐爾出賣了法國深大永久的利益。因此，在外交方面，

只有人民戰綫才能表示法國愛好和平的真面目。

一九三六年一月人民戰綫的計劃發表了。資本家的報紙無法隱藏怒氣。這個聯合計劃之目的是信仰大眾力量，防止法西斯主義，保障和平，却並不要放棄共產黨自己的計劃。人民戰綫的計劃集合了法國人民大眾反對二百個破壞牠的家庭，這還是有限制的計劃，能在資本主義政體中實現的。除非牠鞏固地建立在全國各種工人有組織的行動上，牠在有限制的目的之內，是不能收效，不能克服寡頭政治的阻力，不能實現的。

在這裏印出人民戰綫中各組織聯合規定的計劃，是有用的。

第二十一章 人民戰線的計劃

政治的要求

甲 自由的保護

一、大赦

二、對於法西同盟會：

(子)依法解散半軍事的組織並解除其武裝。

(丑)如遇有鼓動暗殺或危害國家安全之企圖，即依法辦理。

三、澄清官吏生活，特別是執行國會資格法（即是議員不得兼任某種公職）

四、報紙：

(子)取消限制輿論自由的法令。

(丑)採用立法政策，改組報紙：

a. 這可以有效地壓制造謠；

b. 這可以保障報紙常態的生存，強迫宣佈經濟的來源，停止商業報紙的私人專利和金融報紙的舞弊，並防止報紙托辣斯的形成。

(寅)組織國家廣播處，保障消息準確，政治及社會組織平等。

五、工會的自由：

(子)全體採用並遵守工會權利。

(丑)遵守工廠婦女立法。

六、教育與良知的自由：

(子)保障民衆教育的發展，供給必要的津貼，並延長強迫教育年齡到十四歲，並在中學裏選津貼學生。

(丑)保障師生良知的自由，保障教育中立，不帶宗教性質，並保障教師的公民權。

七、殖民地：組織議會的調查委員會，調查法國海外屬地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情形，特別是法屬北非洲和安南。

乙 和平的保護

一、向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要求合作維持和平。

二、在國聯之內為集體安全而有的國際合作，給侵略者下定義，遇有侵略事件時提議作自動的聯合制裁。

三、自軍備和平向無軍備和平不斷地努力，先開會限制軍備，然後自動普遍地裁軍。

四、戰爭工業收為國有，禁止私人軍火營業。

五、廢除秘密外交，國際行動，請退出國聯的國家重行加入，不削弱國聯原則，集體安全不可分割的和平。

六、使國聯盟約中和平修改危及世界和平的條文簡單化。

七、在法蘇協定的原則上請東歐中歐各國同訂協定。

經濟的要求

甲 恢復危機所破壞的購買力

一、對於失業與工業危機——設立國家失業基金。每週減少工時，不減少工資。設立老年津貼制度，使青年人就業。迅速實現鄉城大規模公用工程的計劃，使地方儲蓄與國家計劃聯繫。

二、對於農業及商業危機——修改農產品價格，禁止投機與高價，減少躉售價格與零售價格的差異。設立國家糧食局，以免投機者剝奪生產者與消費者。贊助農產合作社，由國家肥料公司以成本價格供給肥料，控制肥料生意，擴大農業信用借款，減低佃租。停止財產扣押並規定債務的償還。廢除一切有害的經濟法令，立刻停止影響人民生活的政策。

乙 關於儲蓄的劫取和更好的信用組織

規定銀行業務。規定銀行決算表及有限責任公司的決算表。規定公司董事權。禁止退任及現任公務員爲公司董事會會員。爲使信用及儲蓄脫離經濟的寡頭，應將法蘭西銀行收爲國有。取消法蘭西銀行董事會。在立法行政代表及勞工、工、商、農業、主要組織的代表委員會永久控制下，增加法蘭西銀行董事長的權力。將銀行資本變爲債券，保障小持券人的利益。

丙 對於財政的腐敗

控制軍火貿易，與軍火工業國有相一致。取消內政部及軍部的浪費。設立戰爭津貼基金。稅賦的民主的改革，好輕鬆財政的擔負，促進經濟復興，從富有財產者身上去取得財政的來源。禁止與轉讓證券有關係的欺騙。控制資本的出口，對偷運者加以嚴重處罰，沒收運出海外的財產或其在法國的相等價值。

第二十二章 爲工會統一的戰爭

法國工會運動在一九二一年分裂成爲勞工同盟會和統一勞工同盟會兩大派。

一九二二年在統一勞工同盟會的聖愛地昂大會中，孟莫蘇的團體處於領導的地位，此後曾多次努力，想重行恢復統一的工會同盟會。雖然工會統一的努力遠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之前，但法西斯蒂暴動給與了新的力量。二月十二日的大罷工對統一同盟會的人證明了使所有的工會合成一個同盟會是可能的。統一勞工同盟會雖努力不已，但勞工同盟會却拒絕共同反對杜美格政府的經濟法令，因此政府能夠作成這些法令，而未遇嚴重的阻力。不過在一九三四年末却有了變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聯合行動的條約影響了全國及法西運動的發展。工會的下層單位，統一派和同盟會派的隊伍，更相接近了。

罷工隨「統一行動」的口號一同發生了，各派的工會都參加了：統一派的，

同盟會派的，和基督徒派的。工人階級的本能使他們了解人民戰線不僅保障和平與公民自由，並且保障工資。大眾要求趕早實現全國的和國際的工會統一。統一的行動造成了上百的統一工會的組織，並促成勞工同盟會和統一勞工同盟會代表們的接觸與談判，不過勞工同盟會領袖固執地反對統一戰線。鐵路工人最先統一；他們的決心和統一同盟會的努力，破壞了一切阻力，三個鐵路同盟會在一九三五年成立了協定。

統一勞工同盟會爲工人階級一般利益而努力，而且得到了成功。六個鐵路的統一派，同盟會派和獨立派的開車夫和火夫合成了一個組織。一九三五年末，有十萬工人在統一工會，而統一派和同盟會派的工人共有十三萬，大概各有一半。郵局，電報，電話，及私人工業的工會組織都模仿了鐵路工人。有的工會和地方工會雖未混合，却有了協定而聯合工作了。這個工會統一運動最先在下層組織中實現，對於勞工同盟會和統一勞工同盟會已開始的談判有了良好的影響——前者

因為傳習與舊制度而反對統一，後者的工會觀念較新，而行動更宜打倒大規模資本主義。勞工同盟會的領袖宣稱統一的最後阻礙是因為工會中有共產黨員，統一勞工同盟會執行委員會則認為不應有任何東西妨礙工會統一，並且採取了如下的觀念：「每個工會會員，完全自由地選擇加入政治的哲學的組織，在工會之內除了是會員而外，不能有其他要求。」

一九三五年九月，勞工同盟會和統一勞工同盟會在巴黎同時舉行大會，並且贊成工會統一的原則。此後工會的混合即加速進行。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召集了一個全國大會，完成這兩個組織的混合。工人階級主張混合，廣大的統一運動表示最後阻礙要克服。共產黨和人民戰線的決心奮鬥促成了工會統一的早日實現。工會統一對於反法西戰爭和工人階級反資本家的政治經濟戰爭將有重要反響。牠無疑地增加這兩個組織的人力，而以前雖然大眾的戰鬥性增加，現在這兩個組織却停止着或降落着（勞工同盟會六十萬人，統一勞工同盟會三十萬人）。牠無疑將促進失業者

的組織，法西主義者找他們贊助，他們的過度貧窮不幸地影響他們的道德。直到現在失業者贊助他們的行動還是限於地方的，間歇的。法國工會統一的重行成立對於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將有重要的影響。牠將鼓勵在法西獨裁下受苦的工人。牠將對於反對國際工會統一的人與以嚴重的打擊，特別是英國工會的領袖們。一九三五年國際工會聯合會在哥本海根舉行會議時，主席西春（Citrine）回答赤色工會國際的提議工會統一時，曾攻擊挪威和蘇聯的工會，關於蘇聯工會，他說，「我們英國工會，不想和他們做什麼。」西春不是表達英國工人的內心情感。我們確信將來會證明這個，並且工會的工人只有一個國際，跟從法國工人階級已走的道路。

第二十三章 統一憲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資本主義要把危機担負推給工人階級，而法西斯主義者已經作攻擊民主自由的組織的時候，共產黨發出了歷史的呼聲：「一個階級，一個工會同盟會，一個政黨。」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四年之間，共產黨向社會主義黨作了二十六次統一戰線的提議。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共產國際要求各國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合作，在各處造成工人的統一集團，反對法西斯主義攻擊的威脅，並援助德國的工人，那時希特勒剛上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共產國際直接要求社會主義的工人和領袖們迅速組織聯合的行動，贊助西班牙工農，那時候他們正受法西斯主義和君主主義的反動的猛烈攻擊。但每次的努力都失敗了。法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即努力於統一行動，促成了同年七月廿七日條約的簽定：這個條約對於法國大有價值；牠將新力量給了工會統一運動，使牠能夠

吸入中層階級，並且使有機統一的問題有了具體的形式。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社會主義黨全國會議要求從有組織的行動統一而達到兩個組織的有機統一：「爲更有效地打倒敵人，工人階級須實現統一，成立工人階級單一的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寫信給社會主義黨全國會議，堅稱，「反法西反資本主義制度的共同戰爭必須造成工人階級力量的統一。」工人階級要有統一才獲得勝利。共產黨認爲單一的黨是高級的行動統一，並且牠將幫助鞏固擴大行動的統一。統一的黨的出現，當然要用民主的方法。

一九三五年五月共產黨在「法國工人階級統一憲章」裏向社會主義黨重行提起有機的統一。這個草案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統一聯合委員會開會時遞給了該會。序論中簡略分析局勢，大意是說「搗毀資本主義城砦的思想在大衆心目中成熟了。」但統一憲章說工人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改變社會制度。組成一黨的時

期到了，牠能夠完成歷史給工人的大使命，統一的黨將繼續巴博夫（Babent）的，里昂織絲工人的，一八四八年革命黨的，和一八七一年公社主義者的光榮傳統。工人階級的一黨將領導階級鬥爭，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道路前進。工人階級的一黨「目的在生產及交易工具的社會化——即是使資本主義的社會轉成集體的共產的社會」；並且宣稱，「這個目的只有用武力打倒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才可實現。」

工人階級一黨的基礎可以略述如下：

- 一、沒有階級合作，沒有神聖聯合；使資本主義戰變為內戰。
- 二、承認工人獨裁是從資本主義恐怖中拯救工人階級的唯一方法。
- 三、打倒盲從主義和國家主義；幫助並供給殖民地地人民；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反對國防。
- 四、在一黨之內，強力集中的機構，在完全自由討論後決定，而決定約束一

切人員。

五、在一黨之內，民主的集中主義。

六、黨內的意識統一。

七、組織的基礎須使黨能夠指導工廠和地方區域內的大衆行動。

八、在合法行動之外，有不合法行動。

統一的旗也是階級鬥爭的旗。數月之內，社會主義黨不回答這個統一的提議。統一聯合委員會，在一九三五年四月第一次開會之後，直到十二月才開會。

但行動並不很快。社會主義黨在十一月提出了對策。社會主義黨的「對策基於調和及綜合，」接受共產黨統一憲章草案中某些原則，又拒絕了某些原則，特別是關於工人獨裁，國際，一黨的紀律和牠的意識。數日之後，爲回答共產黨的意見，社會主義黨提出了新的對策，對於工人獨裁的條文還不十分肯定。共產黨於是要求應該由工人來討論——「給工人這個討論的機會，並完全明白爭論之點，

而促進統一的偉大事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討論有機的統一的階段終於達到了。

工人階級統一憲章是共產黨起草的，牠表示共產黨能夠注意工人階級運動的經驗。社會主義黨中有些領袖故意妨礙統一工作，他們以為這個統一可以根據社會主義黨一九〇五年的憲章來完成。但在一九〇五年後，有了帝國主義的大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且還有意、德的法西主義。三十年鬥爭的經驗，失敗和勝利，使我與一九〇五年的憲章分離。從經驗的教訓看來，應在一黨的政綱之內包括一九〇五年憲章中所無的：工人獨裁，黨的意識統一，和紀律。經驗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黨不能忠於一九〇五年憲章，在一九一四年和資本家成立「神聖同盟」。為保障將來不重陷於過去的錯誤，統一憲章堅持工人獨裁，這樣可以使資本主義變為共產主義，這個獨裁只能由工農兵的政府來主持。再者，國際及其支部要打倒資產階級，而所有的國際支部應努力於工

人階級統一。最後，還要有民主的集中主義和真正的紀律，因為沒有這些，則黨將陷於德、奧社會主義黨的錯誤；一定要有意識的統一，但這只有建築在一定的意識系統上，在辯證法的唯物論上才可能。

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主要的討論是工人階級統一，該會歡迎這方面的初步結果，並鼓勵法國共產黨和工人繼續在這個路線上努力。

這裡是工人階級的一黨，根據共產黨的法國工人階級統一憲章草案而定的將在執政時實行的政綱：

由於工人和農業工人，小商人，獨立工人，智識工人，及一切工人，青年的聯合，資產階級可以打倒，工農政府可以成立。現在銀行家，大工業家和地主所操縱的資本主義的政府將被瓦解；警察總監們將被逐，現存的警察將被解散了；資本家的正義將被代之以人民的正義，現政府及其制度將被代之以真正的民主：

人民會議。從下至上，從地方及工廠至一區或工農政府，一切立法權行政權都歸於工人選出的會議。被選的代表永遠被選舉人控制，並得隨時被撤換。沒有上院議員。國會將被代之以人民會議的執行委員會。十八歲以上的工人都能選舉代表，加入會議。不工作的人沒有資格選舉或被選。工作的人都有資格。工農政府將以完全的政治平等及同等工作的同等工資給工人，外國工人，殖民地工人，及青年工人。

二

工農政府將以生產，運輸，及分配組織交給工人掌管。爲使之有效，將立法宣布生產及運輸工具社會化。大公司大地主的大工廠、鑛、銀行、鐵路、輪船都將充公而無補償。工農政府沒收了大地主土地之後，將給耕地的人，不要付價。工農政府將取消失業，立刻實行每天七小時工作制。同時，和蘇聯的密切經濟聯盟，和提高工人階級購買力及需要之系統的政策，將能增加生產，這不但吸收失

業的人，而且要增加工人人數。

三

爲了耕者有其田，工農政府將取消農業工人的典押債務。增加城市人口的消費，將重行開放農產品已失去的市場。同時還要使一切貧農獲得近代工業化的農具。要使鄉村達到城市的水準，農人工作條件達到城市工人的水準。要使百萬農人建設社會主義。工農政府將取消高價。房租、煤氣、水電、運輸、及一切公用的價格都要立刻減低。將定立合於工資與收入的新價格。沒收大商店和大商人的財產，取消鄉城的投機者。小商人、欠投機者、剝削者、和銀行家的債務都取消。實行「不工作則不吃」的原則，取消不工作的資本家。這結果將減低消費價格，有利於消費者。

工農政府將解決住居問題。實行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造屋計劃，在執政之後，即使城市工人及苦人去住富人的房子。

工農政府將發展文化，科學，藝術；保障學者。技術家和藝術家有機會爲人民大衆發展才能。實現廣大的娛樂和人民節目的計劃。

工農政府將按照法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和工農的幫助，去進行全國的經濟改造。法國工農政府的密切的政治經濟聯合將和蘇聯政府合作，將成爲不可制衡的力量，這力量將保障國家的安全。幫助全世界的工人向最後的解放大步前進。

總說 民人與狀現國法

第四部 前途的展望

第二十四章 經濟改造的計劃

在危機所產生的混亂中，對於發生障礙的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在世界上造成的悲慘，每個人都覺得人類最必要最迫切的事是尋找解決法。能做出什麼呢？什麼是這個危機的出路呢？我們如何從困苦混亂的山谷爬回山坡呢？

從自由主義的失敗和正統經濟學的一切資本主義概念中產生了而且發展了計劃的思想。計劃！計劃經濟！一個取消一切經濟矛盾，生產過賸，貧窮，和失業的社會！這種經濟制度是存在的。但這不能在那建築於利益，人榨取人，和私人利益的社會中實現。牠在列寧思想中形成，俄國革命勝利的工人階級在蘇聯實現

了牠。這只在經濟不屬於一個階級而為全體大眾服務的國家才可能。在那里，沒有這個階級榨取那個階級的事。牠能夠組織生產成為一致的整體。蘇聯兩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功引起某些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想實行統制經濟，却完全沒有想到使牠能夠實現的前提：取消資產階級，和工人獨裁。資本主義的法國，捲入危機的漩渦，也想作計劃。許多資本主義思想家，想在他們願意保留的制度之內，作各種法國經濟復興的計劃。

第二十五章 法西的計劃

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以後，有了無數的這種經濟計劃。大家都知道法西主義的經濟計劃是完全模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用獨裁和組合制度。這個壓迫榨取人民大眾的和財閥獨裁的計劃被工人階級和中層階級明白地反對。不過以為資本主義能夠和大眾的需要相調和幻想尚存在，特別是在中層階級，故在危機發生後，即有許多這種計劃。這些計劃的主要特點是顯明的混亂主義，好多地方是煽動，處處是幻想。爲了替人民戰線中工人階級和中層階級的利益服務，共產黨一向反對這些計劃。我們在這里只研究其中幾個呼喊聲音最多的計劃，看看他們真正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先看全國退伍軍人及傷兵聯合會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退伍軍人政治計劃。這個組織的領袖們是參加二月六日暴動的法西主義的戰士，爲保持大

衆，他們不得不作一些煽動的預備。他們第一，否認階級鬥爭和大衆的榨取，而把資本主義造成的災難作爲道德問題。「讓我們高聲地說，有國家危機，有經濟危機，主要的因爲有道德危機。」不是工業及金融寡頭的利益追求造成這個傾敗。「這個病是因爲大戰之後，物質欲望失了節制，否認最主要的道德觀念。」榮譽和禮節！這是危機的解決法。這是普通的要點。關於經濟問題的解決法，他們主張恢復公平價格和公平工資。所以這個計劃回到中古時代天主教聖阿圭拿斯的學說，這個學說又是十九世紀後期法國反動哲學家德班（de Bon）侯爵的藍本，當代法西主義又從他而獲得組合國家的觀念。在其他方面，這個計劃是空洞的：維持法郎；減低生活費——但緊束消費價格和工資；財政改造——犧牲社會立法和社會保險法；調整付錢與物價變動——却維持退伍軍人的津貼。（大家知道，在拉伐爾把津貼減低百分之十的時候，退伍軍人同盟會的領袖出賣了大衆）最後，這個計劃還主張公家機關和經濟力量的合作，明白地說，是金融寡頭更公開更直接地控制資本主義的政

府機關。在任何廣大人羣中，這個計劃的成功機會很少，而且也不會欺騙退伍軍人多久。

天主教報紙精神（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第三勢力」計劃是一些知識份子的工作。牠值不得在這裡浪費時間，不過因為在這個小朋黨的苦心工作中，法國法西斯主義也居然存在，故不妨說一下。但法西斯主義的本身是沒有思想的，取法蒙昧哲學的。

「第三勢力」中所提的「新經濟政體」，穿着反資本主義的外衣，爲了吸取大眾。廢除利益、投機、危機；如何做到呢？預定一個計劃，像在蘇聯一樣，一個模仿普魯東神祕計劃的銀行組織；即是，自由信用借款，貨幣集中在銀行，普遍的用支票。這是資本主義的死刑，因爲「用支票所做的每種交易等於一種物物交易，無論經過什麼中間步驟而達到成功的結果——這即是一種補償的交易。」用支票的交易制度能夠擔保每種貿易有成功的結果嗎？支票的力量真能實現有效力

的統制嗎？

精神派的人分別了生產資本與投機資本，主張留前者，去後者。這是希特勒的說法。一九三三年比利時工黨的德曼 (de Man) 計劃也是這個意思。一九三四年精神會有：「德曼計劃的基本思想」是金融資本的社會化「應在工業資本的社會化之前……是匿名的貨幣賂待個人，違犯良知，使民主思想成爲議會主義的腐爛。」這一切的經濟的陳言爛套都包藏在好聽的言詞之中不使人民聞到——這些東西能做這個世紀經濟改造的工具嗎？多麼無意義！他們的領袖摩聶 (Mounier) 不得不承認這個計劃無用，而指出牠的背景：「我們終歸認爲第一件事是純潔。澄清某些妥協的精神價值，是必要的。我們凡是要做真基督徒的人，都表示了決心，去破壞混亂局勢。這是我們時代裏基督教革命精神第一次這樣的肯定。」反動的精神主義者從經濟專家假面具之下出現了。「社會服務」用來代替個人利益，用正義，道德和基督精神代替復新——這種哲學只是要加強大衆的服從和寡頭政

治的鞏固。這只是反動的封建的社會主義的最近版，如馬克思和思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譏諷的：「貴族爲了吸收民衆，搖着工人購濟袋在前面作爲旗幟。但民衆雖常加入他們，却看見後面舊封建的甲冑，傲然大笑而離去了。」

「七月九日」計劃是一羣青年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事件之後和作家好曼 (Romains) 一番會議之後作出來的，他們決定「做出一個改良計劃，反對製造戰爭的人。」這些青年屬於以下的各黨派：工團主義者，新社會主義者，青年激進黨，農業黨，火十字團，青年愛國團，青年共和黨。多麼異常的集合！這些複雜的而觀念彼此衝突的團體能做出什麼共同計劃呢？這些專家們宣傳第一要打倒「過時的學說的枷軛，」好完成他們積極觀察與實際建設的工作。他們甚至於預備犧牲「他們最愛的成見，爲了獲得成功企圖的聯合。」要點是「爲全國一切現存的力量預備一個協定的基礎。」其目的是「取消自由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不要馬克思主義，而用的制度是：國家盡仲裁者和統治者的功用，爲了便利全國勞資的平等分配，

和一般利益」——既非個人主義又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牠的怪樣子，我們能夠當牠在羅馬和柏林成立時看到。「所求的目的是用社會服務和創造的快樂作為個人利益的進步的代替物」——一種心理的換變，信仰牠是因為「更高的動機已經激動了最好的生產者。」此外在這個新經濟組織中要保留的是「個人創業的寶貴力量。」對於這個計劃的「反個人主義」將如何呢？只要反馬克思主義就夠了。在另一方面，牠贊揚個人主義，要牠成為利他的。誰能告訴我們個人主義的利他主義者是什麼樣的人呢？事實上，七月九日計劃中所主張的社會服務，和一般利益只能有一個結果——使大眾利益處於資本家利益之下。其意義是走向集權國家，而希特勒政體在工作營中給了我們「社會服務」的例子。七月九日計劃提出兩種政策：第一是改進經濟環境——大規模公共工程在非洲發展，金融貶值；第二是機構的改良——新的經濟體系，把生產者包括在「社會的，地方的，組合的機構」之中，為了「恢復團體，『重建道德力量』並成立」有

秩序的自由。」爲使這些經濟計劃可以實現，需有一個前提：強大的公共權力，完善的紀律和政治獨裁。這個強大的權力不能得自「議會的尋常活動，牠不能做任何根本的政治改良。」因此我們要「經過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事實上的政府將決定新憲法的原則，政府的形式不能預測，但其組織及計劃必定要能滿意大多數的人。」政府的改造可以不用內戰，權力政體的成立將開始統制經濟，組合制度和經濟計劃的時代。新政府將影響物價，禁止罷工。這個計劃在法國政治上沒有永久的地位。牠的創始人好曼也加入了人民戰線。但這個計劃是這個時期的特色，牠的詳情表示兩種先例的影響：羅斯福的經濟試驗主義和墨索里尼的法西主義。

第二十六章 新時代計劃

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華洛 (Valois) 的「新時代」計劃主張統制經濟。「沒有人再想到沒有集體計劃的組織經濟了，在這方面，蘇聯給了一個教訓，牠的要義是人類一度而永久地獲得了。」「新時代」雖敬慕蘇維埃制度，却拒絕牠。牠所提出的計劃是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合作主義和地方化的混合。國家負責作集體計劃，並控制信用借款，而官吏的工會則負責作公共服務。合作社管理物品的生產和分配，市政府負責作社會化的服務。

總之，這是工會和合作社的共和——在其政治組織的基礎上，是其經濟組織的原則是合作——却没有社會主義的要義，准許資本家政府繼續存在，這完全是普魯東式的無用的工人革命的烏托邦，為經濟而不顧政治，組織工廠而不要階級鬥爭，為了合作而不認社會主義！

第二十七章 反法西計劃

我們先提一下法國激進主義：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共和報上的「好施（Roché）計劃」，爲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克萊孟的激進黨大會所通過。「青年激進黨計劃」也是這個時候起草的。前者的特性是試驗主義；後者承認「現在的危機是過時經濟制度的產物」，並未注意任何改造這個制度的計劃，而目的在「規定的」經濟，不是「指導的」。

根據人民戰線的一般觀念而主張確定地反法西的有組織經濟的，有四種各有善長的計劃。牠們是：民團會（Comité de Vigilance）計劃；法蘭西計劃；勞工同盟會計劃；和統一勞工同盟會計劃。

反法西知識份子民團的計劃受了德曼計劃，聖西蒙的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傳統的影響。牠的起草人，模仿聖西蒙，希望「物的行政代替

人的政府。「這個「物的行政」的胚胎是在「信用國有」中。信用，是硬幣特權的化身，應該是一種公共服務。私立銀行的逐漸取消將產生於「利息和折扣率的區別。這就是這個計劃提出了取消銀行家統治，他們對危機要負大責。工業的一般管理權交給廣大的全國經濟會議，其組織是「由普通選舉選出足數的代表，他們處於勞資間仲裁的地位，」這是一種中間的制度，是成立一種經濟權，牠是真正民主的，將避免壓迫者組合的法西主義的虛偽。在全國經濟會議以外，還有一個經濟計劃委員會，負責起草四年計劃，四年正合國會立法的時期。經濟計劃委員會是「全國經濟會議的一種執行機關，」具有「各種必要的統計及經濟預測的工具，」在起草計劃之外，其主要工作是辦理對外貿易的專利。反法西知識份子中心提出的計劃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確定的目的，信用國有」；二是為將來的一個時期成立計劃——即是介紹統制經濟。

法蘭西計劃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印成書出版的，牠是計劃委員會起草的，其

中以新社會主義者代阿(Deat)和緩進主義者克來克(Clarke)居領導地位。牠最先分析資本主義生產帶來的危機，認為現在競爭的價格使售賣不能獲利，因此有了購買力消失的威脅。問題是如何恢復並增加購買力。但牠未說大衆購買力的降低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榨取，增加購買力的可能性是沒有的，除非提高大衆生存的方法——即是打回資本主義。法蘭西計劃所主張的是：「在交換方面需要為大衆利益的集體意志的干涉，」成立並遵守新權利，這是人權的必要的補充。「資本主義最低消費價格應該代之以「社會價格。」社會價格包括資本家的適當利益和工人的適當利益。社會價格是調和這兩種反對的利益。國家經濟的管理權交給一個管理團體，牠要保障生產者利益，要固定工資。計劃的大方針由中央計劃局決定。對於一切主要農業品保障其社會價格，即可免除農業危機。信用要在一般利益的絕對控制之下。一般利益之下的控制應該從法蘭西銀行——這個國家記賬及交換機關——伸展到私立銀行。總之。法蘭西計劃相信危機的解決和資本主義制度的

罪惡的補救是：在賣價中結合「每個人之間交換的準確。」牠並且相信完成這辦法的手段是成立一個經濟團體而「賦以處置，控制並決定一切國家活動的必要權力」——介紹對外貿易的專利，控制銀行，並決定「社會價格。」法蘭西計劃的弱點是在牠經濟制度的概念中。牠以爲法國人「彼此分離，只是由於標籤或傳統的障礙，」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是永久衝突的。「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創造更多的財富。而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分配更多更多的財富。二者不相互衝突，却相互補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並聯合，而採用法蘭西計劃中簡單的解決法，牠用「建築在高尚社會概念上的有紀律的會計制度」解決整個經濟和社會問題。

第三個計劃是勞工同盟曾提出的。牠先說危機是由於生產與消費間的廣大的裂痕，前者因技術進步而更有效率，後者却被資本主義利益限制住。爲增加消費力，必須更換現在的經濟制度，爲了這個，必須攻擊金融寡頭的特權，信用及機

要工業收爲國有，採用計劃經濟，這將恢復生產和消費的平衡。因此這個計劃主張將法蘭西銀行收爲國有，這可以對於其他信用機關成立有效的控制。這個計劃又主張將機要工業收爲國有，並成立全國工業最高會議。牠還主張有一個最高經濟會議，由工商農最代表的僱主及工人組織所提名的合格代表組成之，獨立工人，自由職業，消費者及合作社的代表也包括在內。這個最高經濟會議要預備全國經濟發展的計劃；這由普遍選舉作直接或間接批准；這個會議永遠控制全國經濟生活必需的資本的應用。這個計劃的大綱如此。牠的目的呢？是「經濟革新」。牠相信經濟生活可以復興，而「信用的伸張」可以免除危機。「信用的伸張」，必定使國家經濟避免投機的危險打擊，並保障工人的不斷的有業，工人是一切國家財富的基礎。「經濟生活的繼續」由「人民服務中的人民資本」來保障。總之，這個計劃中的「信用國有」是動員儲蓄的計劃。負「信用分配」之責的是最高經濟會議，其中有僱主組織的合法代表。那末，在用人民資本的時候，工業及金融寡頭也有

發言權了。而更嚴重的是牠把醫治資本主義制度一切罪過的權力交於信用制度的發展。這是馬克思所搗破的普魯東式的幻想；他曾在資本論中說過，「關於信用及銀行制度奇怪權力的幻想，像一些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乃是發生於完全不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中之一便是信用制度。」

勞工同盟會計劃基於「一般的利益，」並提議動員「人民的資本。」而統一勞工同盟會所提出的計劃則基於更有限制的立場——工人階級的利益，而目的在動員富人的資本為人民的利益而服務。一九三五年九月統一勞工同盟會第七次大會通過了「經濟救濟及社會防禦計劃。」牠第一便提出了工人的迫切需要：工資及收入的保護及提高，減低工時，去除不公正的而創造貧窮的經濟法令，立法強迫執行一週工作四十八小時而不減工資的制度，失業保險，改良社會保險法。

關於救濟失業的不幸，統一勞工同盟會主張進行大規模的公用工程、建築學校、醫院、療養院、儲藏室、鄉村電力化——這都合於工人大衆的需要。勞工同

盟會也主張大規模的公用建設，提議用儲蓄銀行基金及社會保險準備作經濟來源。而統一勞工同盟會之目的則是動用大資本家的千萬的法郎，對於大資本的公司的財產及利益徵收直接累進稅，無論牠是公開的或者藏在「準備」的名義下。爲了給金融寡頭和二百個統制法國的家庭以嚴重打擊，統一勞工同盟會主張取消法蘭西銀行董事會，並將法蘭西銀行無代價地收回爲整個法國人民所有。統一勞工同盟會還希望甚至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把某種重要的公共服務和工業交還整個的法國人民。但勞工同盟會提議購買，是把資本家改成國家的執券人。統一勞工同盟會則不主張給何補償，除非是對於小的股東。

當然，革命的工人獲得政權後所實行的社會化的任何行動，都能夠達到社會主義。但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中，也有許多「國有」的事件真正威脅了金融寡頭的地位，而統一勞工同盟會即贊成這種計劃。因此，統一勞工同盟會要求立刻戰事工業交還給全體人民，並控制武器的售賣。國有是唯一的方法去控制軍備

的生產，防止武器祕密地賣給法西斯團體作內戰之用。統一勞工同盟會希望改組全國經濟會議，好使金融寡頭不能用牠做損害的行爲。牠提議全國經濟會議應該代表全國一切生產力量，按照人口比例而定，真正的生產者——工人，農人，合作者，獨立工人，小商人——應該是絕大多數的代表。關於農人，牠主張由農業工人和小農控制農會，而不是大地主和紳士。關於幫助獨立工人和小商人，牠主張減低稅賦，修改租率和典押利率，徵收大商店利益的稅作基金而設立危機信用，改動商會的組織，使小商人有大多數的代表。

這是統一勞工同盟會的計劃。這不是革命，却是人民戰線反對金融寡頭的鬥爭中的一重要階段，是從資本家手中取回儲存的一種企圖，這儲存是從法國工人勞力上徵收的。這個計劃是要在被壓迫大眾的打擊下去除大資本的地位，這個計劃是要推動調協的繼續的大眾行動走向必要而不可免的社會改造。

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攫取現在大資本家所佔的地位，取消有特權的金融騙子，

限制那使國家貧窮的二百家，牠能夠而且必須動員法國所有的工人，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大銀行，反對大工業，反對金融寡頭的操縱。

第二十八章 展望——結論

在過去兩年之中，法國共產黨有了相當的發展。黨員，幾乎加了三倍，有了五萬新黨員。一九三三年末有三萬人；一九三五年末有七萬五千人。牠還吸受了中層階級的重要份子，他們一向是冷視或反對左派和工人階級。由於大眾壓力的贊助，牠繼續推翻了三個反動的政府。牠在國會中是左派的真正動力。在內政及外交方面，牠不懈地攻擊拉伐爾政府。

人民戰線反對拉伐爾，且有了這個勝利：暴動同盟會的解除武裝與解散的法案之通過，這個法案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生效。對於這個法案的效力是無庸懷疑的。法西的同盟會將自稱為政黨而躲在憲法主義旗幟之下。但事實上法西同盟會能夠且必定要被解散：他們的解散已寫入資本主義的法律存案中，這是人民戰線的成功，而人民戰線的完成是共產黨努力之果。

在一九三五年參議院選舉中，共產黨第一次獲得選入參議院的勝利。這裡是社會保守主義的炮壘。當選的卡金是工人階級最敬愛的。國會的行動與國會的勝利並不使共產黨忘掉牠的主要事業——獲得大眾，和反法西戰爭，這個戰爭必須依靠國會之外的行動和推動大眾。

共產黨發表的文字引起了相當注意。這些是：我們給杜美格總統的回答；給拉老克的問題；富人必須付錢；幫助法國農業；等等。有無數的選舉傳單說明工人階級的迫切需要和法西的戰爭。同時，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人道報成了最大的普通報紙，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每天巴黎版和外省版共有二十五萬份。

與人民戰線有關的三個報——工人報，民衆報，人道報——的每年收入是七百二十一萬法郎，六百七十七萬法郎，和一千二百三十五萬法郎。人道報每天出版，在日報中居第四位。

在活動的過程中，共產黨能夠提出正確的問題，引起大眾，並合於他們的利

益。爲反對經濟法令及政府權力，牠提出「使富人出錢」的口號作運動。牠還提議減少戰爭及警察預算，恢復大銀行的墊款，修改政府合同，大財產的累進稅，和民主的稅賦政策。牠反對工資及收入的減低，主張工作四十八小時一週而不減工資，對於一切危險由政府及僱主出錢與以保障。牠贊助失業者的要求，並且在共產黨區組織了公膳，並分牛乳給兒童，分煤，牠要求給失業者更高的津貼。牠保護兒童、青年工人、公務員、退伍軍人的利益；牠幫助小店主、獨立工人、和農人，要求減低稅率，延期付債，成立危機的補助，無利的借款，分散種子和肥料。牠這樣地保護中層階級的不同團體，要使他們和工人階級合作，去打倒共同敵人：大資本。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他們的行動是爲了保護工人生活程度，自由，和平。爲組織大衆反法西的戰爭，牠設法從法西勢力下拉去中層階級，他們受了金融寡頭政治命令下的想做獨裁者的人的欺騙。

無疑，在一九三六年大選中，人民戰線是勝利的。人民戰線的計劃將動搖資

產階級的經濟政治權，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不久，大眾的意志即能成立人民戰線的政府。政府將實現人民戰線的計劃。牠將以麵包和自由給工人，打倒金融寡頭政治，和蘇聯密切連絡而實行和平政策。

但人民陣線的勝利即是階級鬥爭的復發。寡頭政治不會不戰而降的，反動的法西斯屠殺將殘忍而迫切，法國將有巨大而迫切的戰爭，而最後勝利却屬於人民戰線。